



本朝列女傳

處女
女
八七





本朝古今列女傳卷之七目錄

妓女傳

一十人
附錄三人

陸奧前采女

竹岡尼

妓王

附刀自

妓女

第

侍從

千壽

靜

江口尼

遊女妙



大磯虎

微妙

全像本朝古今列女傳卷之七

中西氏藏書

妓女

妓。女樂也。古未有妓。漢武始置管妓以待軍士之無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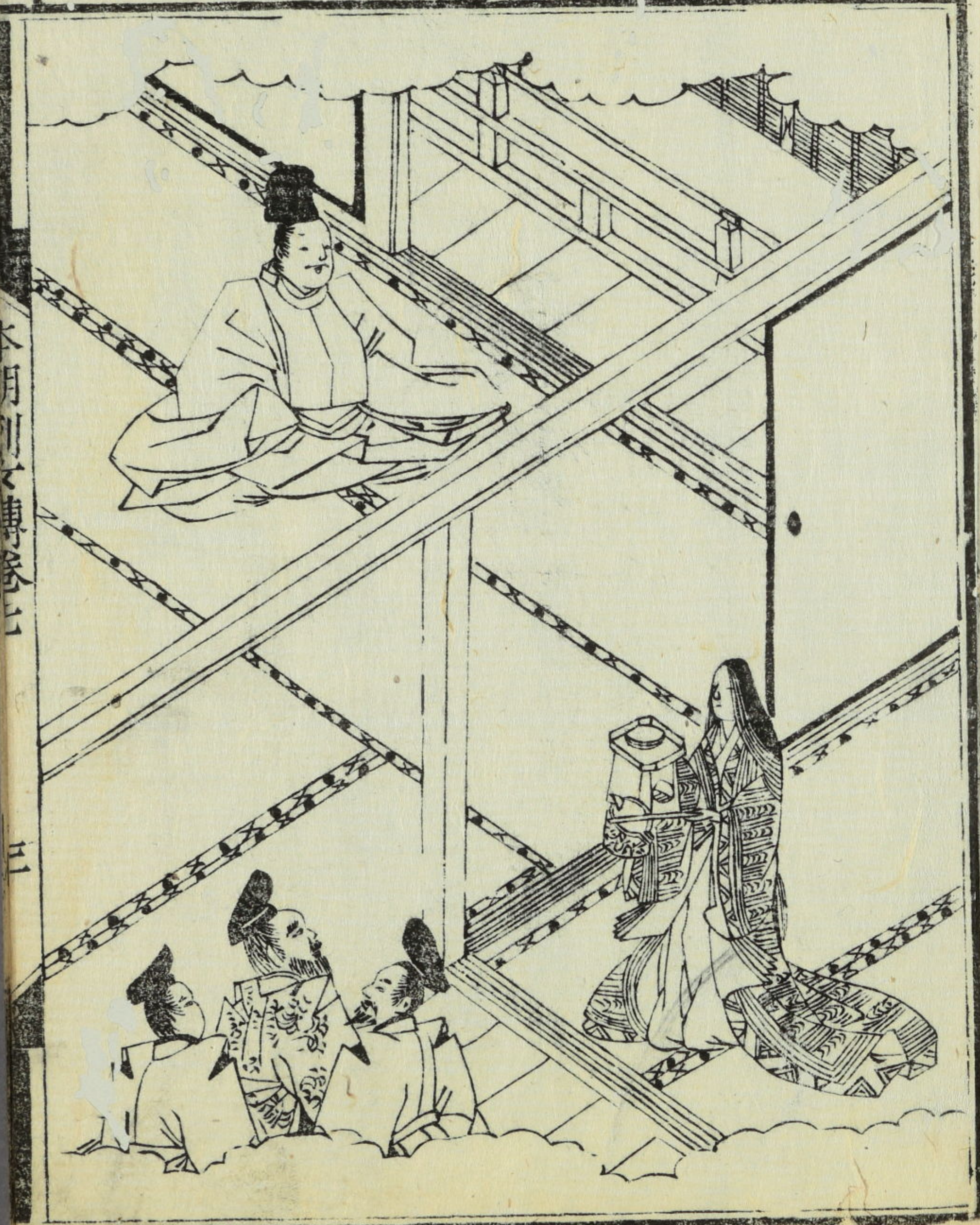
陸奧前采女

采女。因採擇名蓋仁德帝八十七年。倭酋吾子籠贖罪而買采女。蓋始于此。時歟。雖不妓女之類。又難混他部。故今且列于此云。

陸奧前采女者史闕其名號當時風流娘子也葛城王到于陸奧州之時國司祇承之怠異甚王意不悅怒色顯面雖設飲饌不肯宴樂於是前采女左手捧觴右手持水擊王膝而詠歌曰安積香山影副所見山并之淺心乎吾念莫國乃王意解矣竟樂飲終日

託曰。燕朋友故舊以伐木之丁十興鳥鳴之響。况燕饗王子公孫乎國司之不禮不可言也采女

陸奧前采女



之盡忠
亦不悖

頌曰

奧州牧君 偶治高會 更遭盛怒 稍近顛沛
 采女舉觴 王子傾蓋 和歌婉變 上下為泰

左傳及乃作第一

二

本月初六傳卷三

三

竹岡尼

蒲州竹岡尼者初室遊女也容貌甚美故黃門侍郎源顯基寵幸之在洛一年而所棄歸于室後又不為遊女之行一日黃門僕從乘船自西州歸于洛之路偶會之即祝髮裹之於陸與紙誅歌曰津幾母勢奴憂於美留女農哀爾阿麻登成天毛袖曾加波加奴投入之於船中而後結廬於播州竹岡專修浮屠道且無忿恨決絕之情遂盡正命而死顯基見此歌大悔大悲悼念不止而為退藏之居士或曰時寬仁上皇升遐顯基未過卒喪而出家愛族留不住上睿山首楞嚴院事延殷法師後入

大原山闍經論助脩練晚患疽良鑿乞治答曰我聞萬病之中心不亂而赴寂者唯癰而已我適患之何其幸哉謝鑿念佛安祥而薨

元亨釋書曰贊曰視死而如歸者吾黨之人尚鮮矣况塵中乎源公發背為幸平居所養見於此賢也乎哉漢書曰上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至是疾甚呂后迎良鑿入見上燬罵之曰吾以布衣持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疾平氏記曰平重盛有疾臥于家時偶異朝之良鑿來矣父清盛將使之診脉療疾重盛曰我若逢來朝之鑿則於我朝似無良鑿矣為保一穉米之身奚求六十州之

弘乎遂不逢鶴林玉露曰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士來翛然者何今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

尼圖竹



終安得而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公深然之。此說却是正理。如吾儒易筮結纓之類。皆是平日講貫得明。操守得定。涵養得熟。視死生如晝夜。故能如此。不亂。靖春先生劉子澄。澄朱文公高弟也。病革。周益公往。拊之曰。子澄。澄其慮。靖春開目。微視曰。無慮。何澄。言訖而逝。許曰。顯基將死。欲一心不亂。則可也。然其隘甚矣。易筮結纓。豈在患疽人而已哉。視死而知歸者。歸何處乎。西方乎。南方乎。抑又天上乎。言我儒之所歸。則歸義路耳。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漢高帝是知命在天。蓋知正命乎。平重盛。是畏宇多帝之遺誠乎。仲尼尚慎疾也。彼如秦皇求不死藥。漢武用却老方。則亦妄而已。康子饋藥。仲尼未達。不敢嘗也。於是萬古開群蒙。學者其思之。

頌曰

哀哉遊女 朝逢夕棄 自是旅客 枕手不寐
 談生人憂 歌感即意 與谷風婦 皆云同此

妓王

附刀自

妓女

佛

妓王者洛陽娼家之女。母曰刀自。平相國清盛之嬖妾也。月俸賜米百石。錢百貫。故買朽粟陳充溢。家肥京畿之妓女。游子羨之。捧心效顰者不少矣。妓王獲幸三年于茲。如夫人。又有白拍子妙手。名佛。賀州人也。年已二八。容貌奇色。不可言。一日不速而詣相國亭西。八條清盛訝曰。不召而來也。不恭甚矣。且夫縱稱佛稱神。豈優妓王之姝麗乎。遂不見佛。大慙大恨。於是妓王曰。凡游女者。不速之客也。方今年亦弱。顧彼慚愧。而心顏無措乎。君假令不視歌舞。且許面會。

則可謂枯藁復產。於是清盛從妓王之言。召之曰。依妓王之推轂。而許面會。然則爭不見。緩歌慢舞乎。佛即應命。唱今時花樣。其聲清新。滿座僉駭耳。清盛亦蠱心喪志。又擊鼓鳴笛。奏舞曲。其妙音才舞。可謂鳳依獸舞。清盛躍如。蕩情於佛。佛曰。我從來不召而來。已背巖命。然因妓王之嘘枯。偶得望精光。早請賜歸。休。清盛笑曰。汝懼妓王之忌嫉乎。然則可黜逐妓王。佛曰。惡。是何言也。與妓王同事。君尚可恕。况棄妓王。幸于我不亦左乎。他日欲操舞曲。時應旨而已。今日即可賜暇。清盛不肯。遂斥逐妓王。使節及三次。妓王

曰古稱妾顏未改君心改行路難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覆間今亦然也我獨何可悲哉雖然不思期今焉吁如何乎滴淚而畏莊奩掃除閨房書和歌一首於障子曰崩出母枯母同野邊農草孰之秋爾不逢可果而後駕肩輿歸去母刀自妹妓女大悲痛佛之榮賜又如妓王其族大富於是洛陽眾富兒聞妓王所棄清盛而屢通梯媒傳豔簡伸覲縷之情妓王聊無顧盼之意翌年之春清盛遣使於妓王許曰爾來無恙否頃日佛岑寂無爲携琴瑟來慰佛之鬱胸妓王唯默然濡睫而已清盛又馳使曰妓王不答

謝何也儻不應召則賜之以刑母刀自聞焉悲曰噫妓王乎夫清盛者當時權奸之臣也凡阿附權臣媚結威名居世之常也若不應命則清盛有虎狼之心罪至九族然則使老母爲外土之鬼必矣且泣且誨於是妓王難拒母命暫應其旨妹妓女及侍婢二人同行西八條亭焦心腐腸居末行佛窺見於簾中大哀憐焉請妓王於招簾中干清盛清盛不聽清盛出而見妓王姊妹曰汝等舞曲唱歌慰佛之意妓王不敢顯悲戚以爲是非清盛之命偏應老母之旨卽歌曰佛毛昔者凡夫也我等母終者佛也何母佛性具

身遠隔而已古曾悲家禮三復而唱堂上堂下之諸
士皆流感淚清盛亦賞其捷妙今日有事于官他日
時可來訪妓王覆面而出人無不哀痛妓王曰我有
世則幾有肝心若裂無生計充口亦丐乞街路受嘲
於萬人之指頭不若投身于水中妓女曰姊言然也
我亦偕死母聞之曰吁如子之言我亦共溺死乃若
使母赴死汝等如五逆罪何不若祝髮遁世歸依佛
且姊妹許諾之於是妓王年二十一妓女年十九母
年四十五共雜髮隱嵯峨山林專心脩道春去秋來
菩提心猶堅固一夕閉柴扉挑長檠母子三人共唱

佛號丁入定之後有人叩柴扉三比丘尼以爲此地
雖日無人來況於深更乎是必妖魅外魔之化所爲
欲害我乎今雖然力量有限確乎勿懈唱佛號互相
議相戒開戶視之則非鬼非魔忽然佛至于此妓王
驚懼曰奚爲今至于此哉佛曰感君之一首和歌曉
妾之一生榮枯夫有盈者必有虧有榮者必有枯理
之常也昨樂而今苦如南槐夢耳今忽負荆謝罪脫
去蒙不則旣薙髮矣且囑曰昨日隙爲怨讐今日驩
如同胞與君同居脩佛道妓王不覺淚下曰我等因
一朝之忿隱干山林世以稱之君是無忿亦無恨年

富春秋而志慕三寶欲事靈聖惟真之佛也握佛之手而相泣乃自妓女亦忽變種花心未為金石志四人之女姓同居奉佛終身其没乎雖有遲速皆端坐如睡而死其道心堅固達後白河帝叡聞四人尼同登長講堂鬼錄云

評曰平相國之威震四海茂王侯而不能行一婦女者何也蓋志不可奪也凡色之為欲益戒舜曰罔淫於樂仲虺稱湯曰不邇聲色况頑愚之清盛不自勉又一人不讓積惡餘殃遂身亡家滅不且乎呼妓王者何人也山谿退藏之一女子也佛者何人也行已之所欲而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固非碌碌女子之所企及也論其堅隱之志則佛為第一妓王母子姊妹次之

頌曰

妓王與佛 相國內嬖 朝奉匪進 夕引車避
謝稱妙材 其為佛婢 嗟峨山靜 無負俗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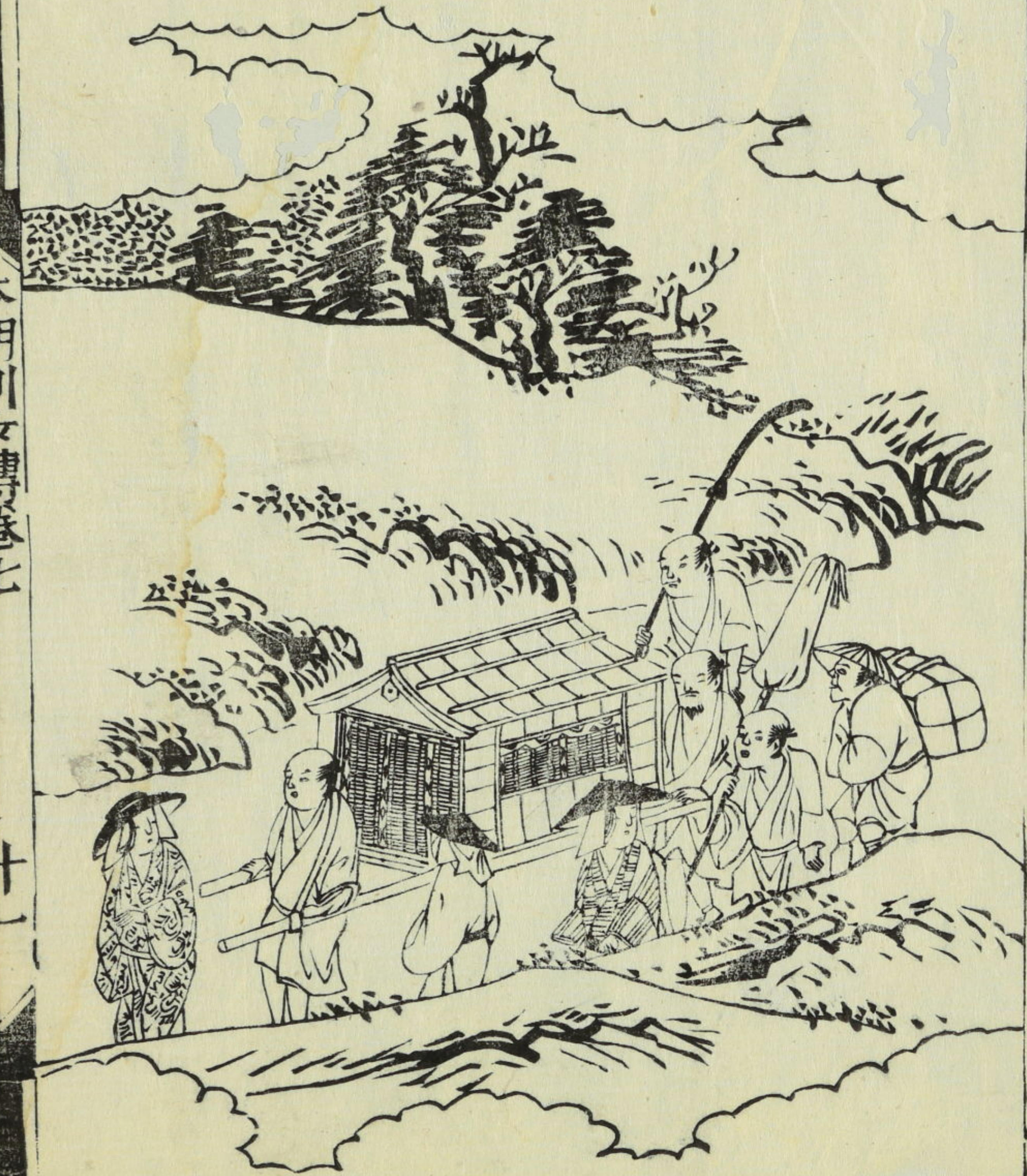
王妓



侍從

侍從或號湯谷遠州池田驛倡家之女也。召而寵幸于平宗盛。侍從尊戶之一女子。而雖身寵家溫不驕。盈而猶恭儉。更瞻望老母于岫于岬。而不安寢食。一日宗盛逍遙洛之東山。侍從亦同輦侍宴。花香綺陌。柳絲綠樓。雖難逢之美景。無價之春宵。其情不怡。其意不安。詠和歌一首曰：如何勢無都農春。母惜家禮登駟之東。農花也散羅咩。宗盛甚感其至。弄賜定省之暇。侍從大喜。走轂奔蹄。歸寧老母。老母伏枕欣慨甚矣。

從侍



本朝列女傳卷七

十一

頌曰

池田侍從
琴瑟相和

孝心無儔
不足解憂

鳳占協吉
成老萊戲

門楣有颯
欲祝千秋

本朝列女傳卷七

千壽

千壽者源賴朝卿侍女也。文治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入夜千壽於管中殺人。則賴生日來無痼疾。及曉有命。出里亭。同二十五日曉死矣。時年二十四。其性太柔順。人以所愛惜也。初前三位左中將重衡為囚人。詰關東之時。不圖相馴。重衡迷眼。千壽斷腸。共有松柏化為心。重衡上洛之後。戀之慕之。听夕不休。懷念之所積。為胸鬱之病。諸人稱之憐之。

頌曰

偶逢重衡

不圖銜恩

一夕侍宴

永矢不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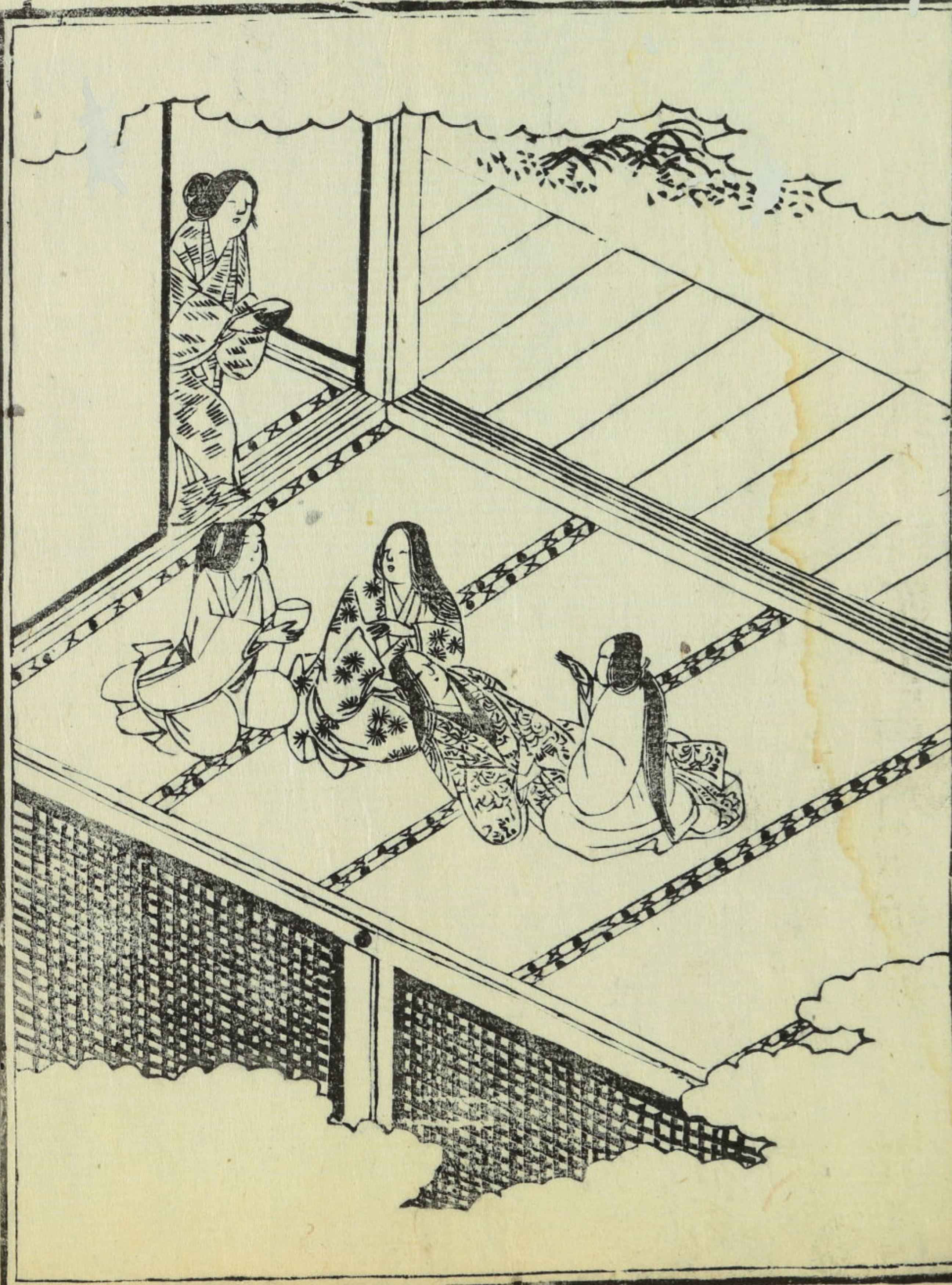
操如寄松

竟不佩萱

可稱可哀

萬古貞魂

壽千



本朝列女傳卷十

靜

靜者名娼穢禪師女源義經妾女也。義經違賴朝之
旨流寓于諸州不知所在。為尋問之召靜自洛至鎌
倉靜曰義經蟄居吉野山妾與君分袂於藏王堂前
之後不知其所在。一日賴朝及夫人詣鶴岡宮召靜
於回廊是為令舞曲也。日時嘗雖召稱病痾而不應
旨是以為身已義經妾而耻做凝眸媚面之態也。然
夫人頻請之曰彼天下妙手也。適來關東歸洛在近
今不見其過雲繞梁之妙。則無日且偏可備大菩薩
冥感矣。靜應召到于鶴岡告曰只有別緒長愁更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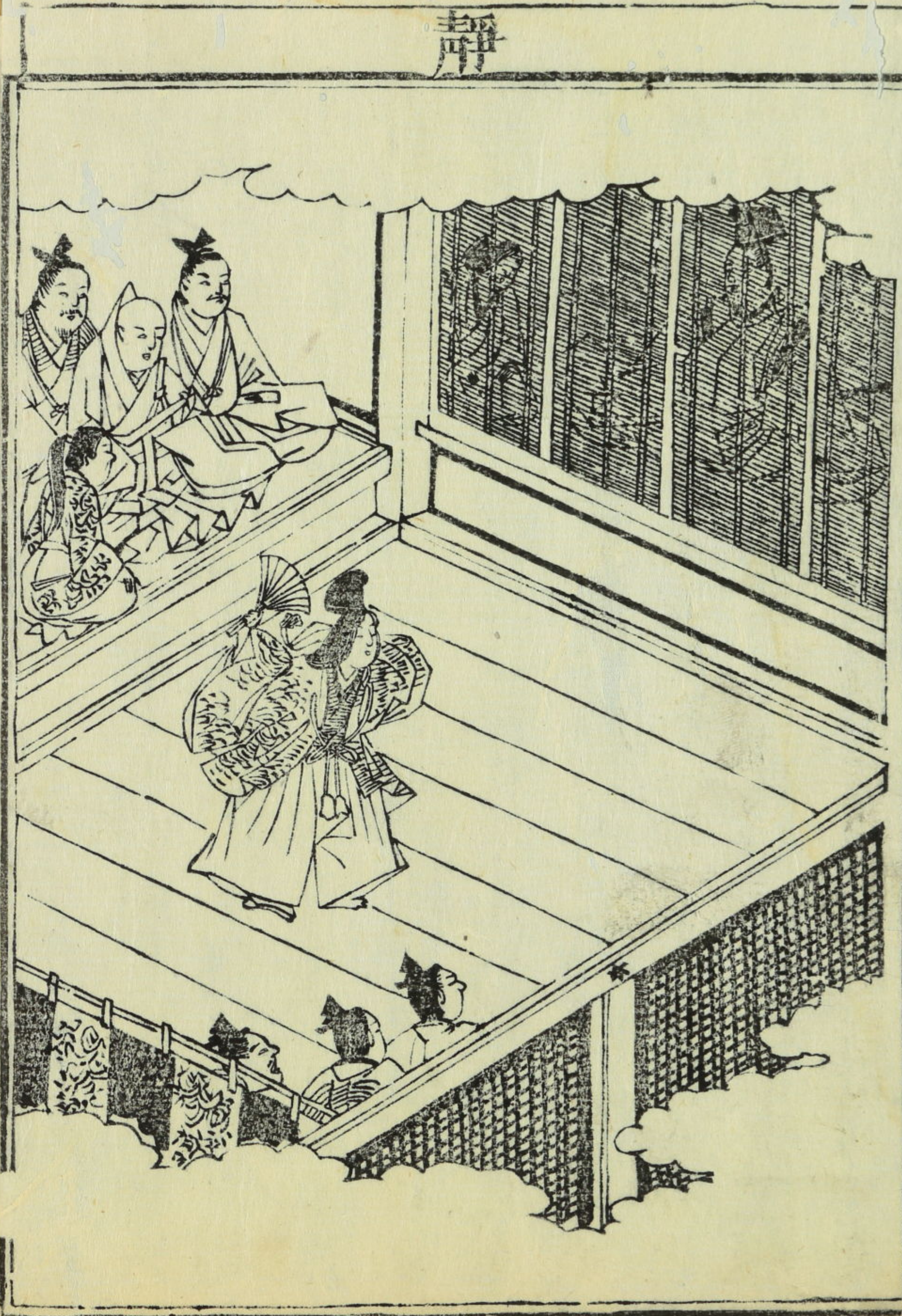
舞曲樂情臨座猶固辭然而命及再三即回白雪之
袖發黃竹之歌先歌曰吉野山峯農白雪躡分氏入
爾志人農跡曾古比志幾次歌別物曲之後又吟和
歌曰賤哉賤賤農草環繚及昔遠今爾奈須與之母
哉誠是社壇之壯觀梁塵殆可動上下皆催興感賴
朝怒曰今於八幡宮寶前尤合祝關東萬歲不憚高
聞慕反逆義經歌別曲不敬孰甚焉夫人諫曰君爲
流人在豆州日於吾雖有芳弊父時政憚于世潛獲
妾蟻居而猶和順君冒暗夜凌深雨到君之所亦出
石橋戰場之時獨殘留伊豆山下知君之存亡日夜

消魂銷膽論其愁則如今靜之心忘義經多年之好
不戀慕則非負女寄形外之風情謝動中之露膽尤
可謂幽閑貞淑尚可賞翫焉於是賴朝意忽寬解矣
時鎌倉中井士淫夫等通艷書於靜者多也靜頗落
淚曰義經雖爲斥臣源二位之連枝也吾辱彼妾也
汝等爲倍臣欲汚君王之妾乎義經不爲浪落之人
則我得對面汝等乎况於通艷簡挑妾心哉

頌曰

無屈權貴 不懼威猛 善言已志 世皆稱靜
賴朝張膽 內子陳警 狂瀾立止 清月移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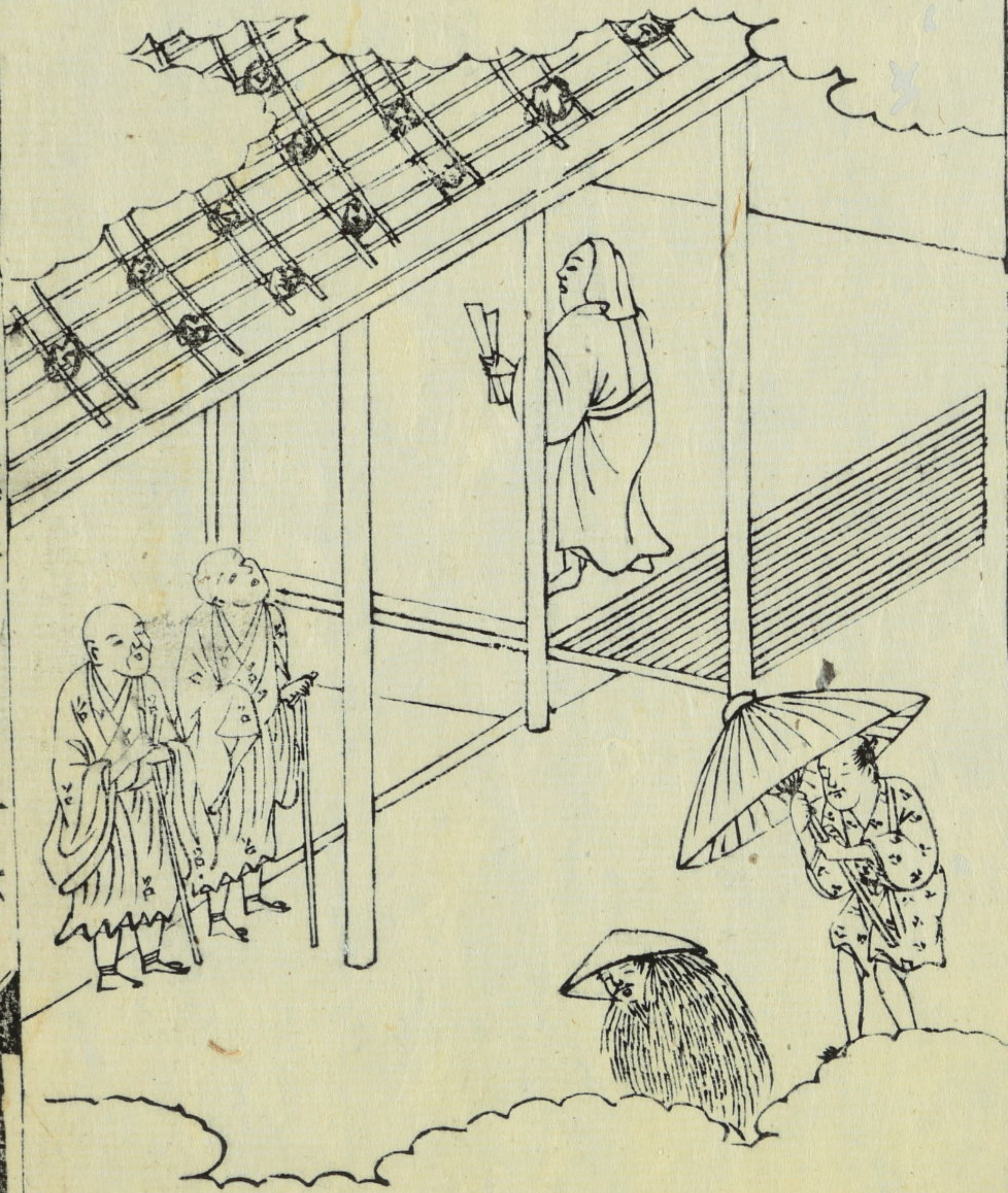
靜



江口尼

江口尼者攝州江口遊女之爲尼也治承二年秋九月西行法師與一僧同行道遙于西州路到江口橋本驛路倡家旅店臨南北岸心懷旅客情悲家業之鄙事歎前世之宿因欲過其驛之時風雨俄起徘徊倡家之軒下時家内尼爲補葺屋漏持板一二片奔走東西於是西行不意口號曰賤之卧屋遠葺會煩布時尼聞之忽忽疾步而來曰月波漏雨波止登思爾波西行大感之迷歸路其夜宿其屋蓮歌既至朝一僧曰心寸麻禮奴柴乃庵哉尼應聲曰都耳思布

江口尾



方登波急禮天。西行益奇之。曰我雖經歷六十州。未
逢似此之人。吁男子則携手同遊。一僧亦時日追慕。
江口尾。

頌曰

江口驛路
雅釋秀句

橋本水涯
女姘賡裁

夕陽斜時
何地何邑

秋雨驟催
不產入才

本朝歿女傳卷七

六胡川文傳卷七

十六

遊女妙

遊女妙者攝州江口驛倡家之女也釋圓位欲請天
王寺路過江山驛翠娥丹臉之遊女維舟於門前遲
客於河中吁悲哉朝朝嘗萬客之唇暮暮枕千人之
手一生迎新送故終顏色故而取一杯土耳時沛然
雲起霧雨滄滄故欲投宿於江口驛家驛家女不肯
於是圓位詠和歌曰世間遠伊土布麻氏古曾加多
伽羅目假能宿遠惜君哉妙和答曰世遠伊登布人
土志聞波假能宿爾心莫止思計曾西行大感此歌
強宿斯屋閑談及深更其言皆觀如夢幻世歎丁生

賣笑而蕩人心翌日離襟厥後西行得便風贈和歌
曰假初農世爾波思遠殘余聞志言農葉忘羅禮母
勢須妙返歌曰不忘登先聞伽羅爾袖濡天我身母
厭夢農人間又一首歎心口意不一曰髮於呂志衣
農色波濼奴留仁猶津礼奈枳波心也家利西行見
之而悲淚屢下長太息曰吁知街賣女色之人皆有
淫奔之行未知在如此賢女子街賣女色之中西行
每歷此驛莫未嘗為之歎矣

風世俚言遊兼定詩曰女子年齒有事時莫容出
外去遊嬉僧坊佛室尤當忌親戚人家亦不宜送
僧道詩曰僧尼道上到人家女子休教出
侍茶說法講經都莫聽恐生情意有歪斜

贈餘雜錄曰。取本朝仙釋之徒。失其素行者。略記之。久米仙。一旦飛過。鄉松。視流女之脛。白忽生。染心。即時墜落。玄昉入唐。而傳法曹宗。蓋一時之英。髻也。天恩日灑。稍乖沙門之儀。鮑暹。花鳥使。音於藤室。後被崇于廣繼。天死紫陽。真濟從空。海受兩部。大法後偷眼。於靡曼而成。鬼魅焉。所謂愛宕。太即房是也。余謂僧托言。授十念持。八軸而入。窈房。姦女子者。于夷于洛。輿人所知也。莫教女子。往僧舍。又莫教僧侶。來煩家。是真訣也。可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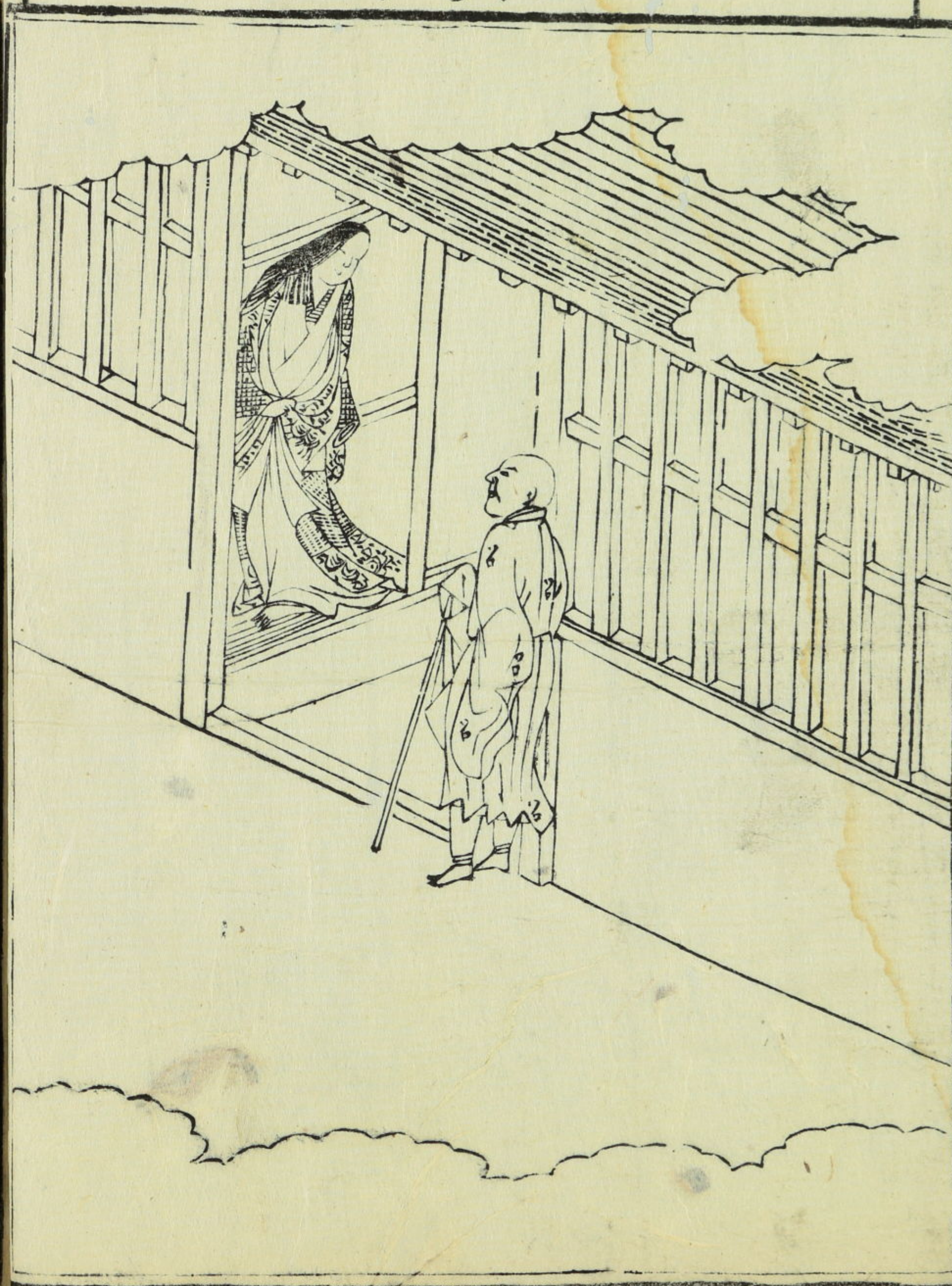
評曰。近世懦弱無操之女。溺佛氏。後竟有為法喜淫奔不信之僧。隨空門。間或有犯人。妻如此。奸哉。僧犯女乎。女迷僧乎。蓋肉爛而蠅集。瓜潰而蟻生。同臭氣之相求而已。彼江口遊女之華容。縱使世無儂也。圓位從來。鐵肝石腸。透關脫籠。和歌之仙子。僧中之龍象也。豈為之碌碌。梵嫂火宅僧乎。雖然。色之惑人也。和漢不少。今古居多。我豈贅言之乎。古詩曰。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此別嫌疑之寶訓也。我未及柳下。豈不避嫌乎。吁。獨攻僧侶耳哉。無緇素。無貴賤。云男女。云長幼。一日三復。此詩

則以可無過矣

頌曰

遊女名妙 非不移愚 賣笑千金 偷閑九衢
以好色心 易好佛途 江口流水 萬古不污

遊女妙



本朝列女傳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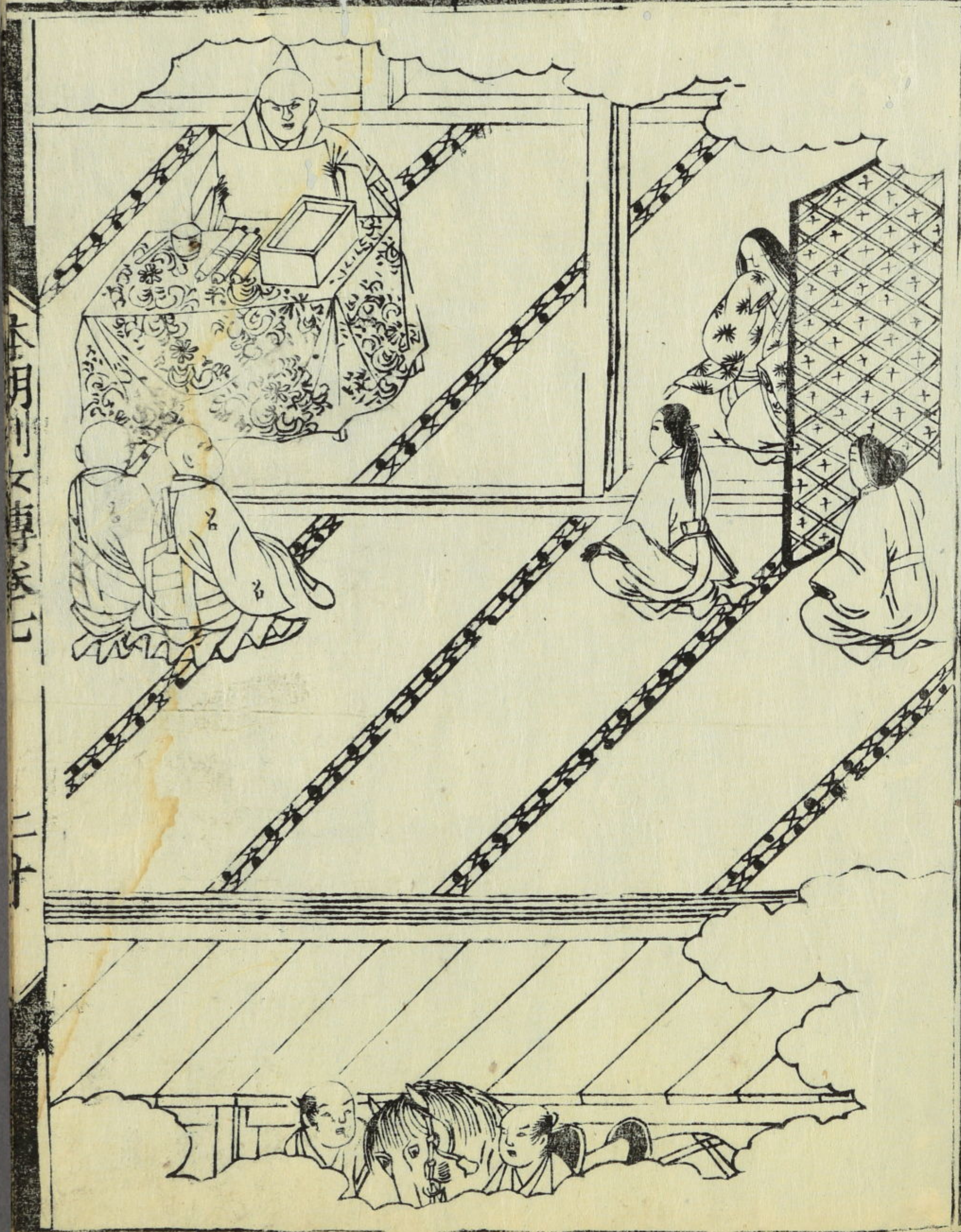
十九

大磯虎

虎女者大磯驛倡家女曾我十郎藤祐成妾也祐成時宗兄弟復父讐之後賴朝召虎問其狀而放遣之虎迎亡夫三七自忌辰於菅根山別當行實坊脩佛事捧和字諷誦文引驄馬一疋為唱導施物此馬蓋祐成臨復讐日而所與虎也即日遂出家赴信州善光寺時年十九見聞緇素莫不拭悲淚虎死而後貞塊化為石云

評曰世說載貞婦登山望夫化而為石世傳大磯虎亦化為石此蓋志一不分遂入于無情者也梅花村人題之曰十郎慷慨愛於菟血氣武人犀甲軀妾婦當誓星否隄成此石似望夫曾我燻籠

大儀虎



本朝列女傳卷七

二十九

世以稱難
 兄難弟矣
 贈餘雜錄曰。祐成時宗殺祐經復父仇。祐成爲忠
 常。被戮時宗爲童五。卽丸所虜。賴朝惜其勇材。欲
 活之。祐經子犬房丸。嗚咽告訴。欲殺之。賴朝遂殺
 時宗。凡父罪當死。子不當報仇。父死不當罪。或非
 出上命而爲人所擠。墮以死。其子豈不可報乎。昔
 者揚萬頃殺張審素。審素二子。理瑋爲父復仇。殺
 萬頃。張九齡欲活之。李林甫必欲殺之。而二子
 竟伏大刑。九齡林甫君子小人之異。可觀焉。

頌曰

大儀虎女 倡家錢樹 雖逢新貴 何忘舊故
 二八蛾眉 一夜恩遇 妾婦化石 貞介最固

微妙

微妙者京師之舞女也源賴家入比企判官能貞宅庭樹花方盛時微妙偶詣于鎌倉賴家召之歌舞盡曲極態賴家感賞之廷尉曰此舞女有所訴故凌山川來于此也賴家問其旨之處微妙落淚數行不得出言湓問及再三言曰去建久年中父右兵衛尉爲成因讒口而所禁獄時以西獄囚人等給與州夷所放遣之爲成爲其貧妾母不堪其愁歎而卒死矣時我七歲也無兄弟親昵多年孤獨而無告長大之今追慕切也故爲知其存亡欲買世人之愛惠而學舞

曲今幸得親述情願辱赦父之囚矣賴家輒遣使於與州尋之二品禪尼感戀父之志召微妙覽其舞曲後數日使者反命曰舞女父已死矣微妙涕泣悶絕而後之榮西律師禪房遂雜髮號持蓮訪考妣菩提二品禪尼哀憐之賜居所於深澤里邊常招于持佛堂此女初來于鎌倉也右郡左衛門尉保忠密通此時保忠往于甲州不待其歸來而出家不堪悲歎之故也保忠歸來而大忿于榮西律師矣

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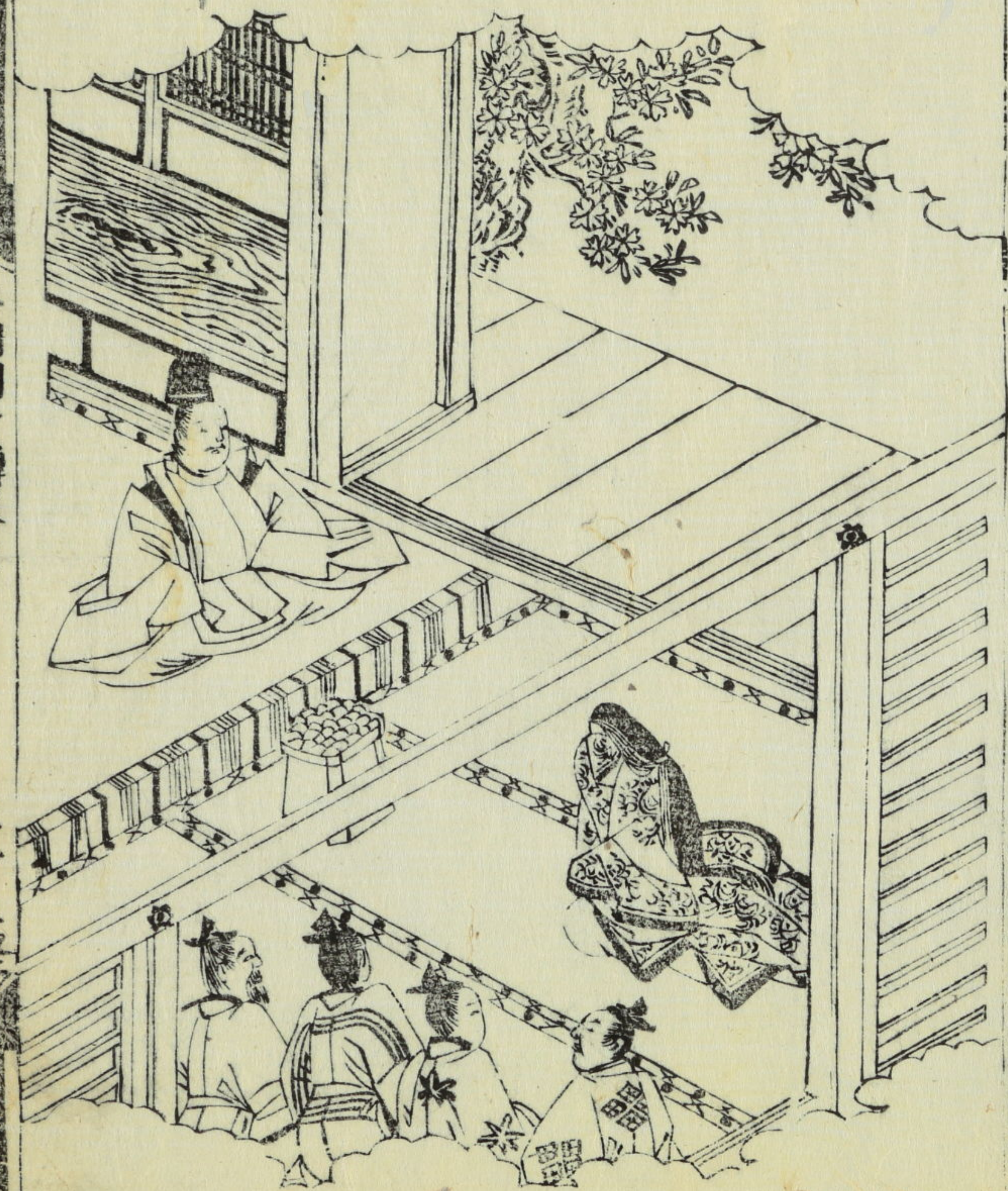
賢哉微妙

身隱娼家

一心存孝

千里尋爺

妙微



悲脫彩衣

忽掛袈裟

幽居深澤

夫有誰遮

本朝及女傳卷七

本朝及女傳卷七

本朝古今列女傳卷之八目錄

處女傳 二十五人
附錄四人

美濃弟媛 附八坂入媛

玖賀媛

國依媛

反正帝公主

櫻兒

鬢兒

尺度氏女

菟名日處女

山州幼女

寺側貧女

諾樂孝女

大和處女

妙法尼

藤兼澄女

繪嶋海女

有智子

如藏尼

藤敦光女

夜叉女

中納言局

延政門院

信實三女

辨內侍 少將內侍
藻壁門院 少將

平親清女

今出河院近衛

祝成仲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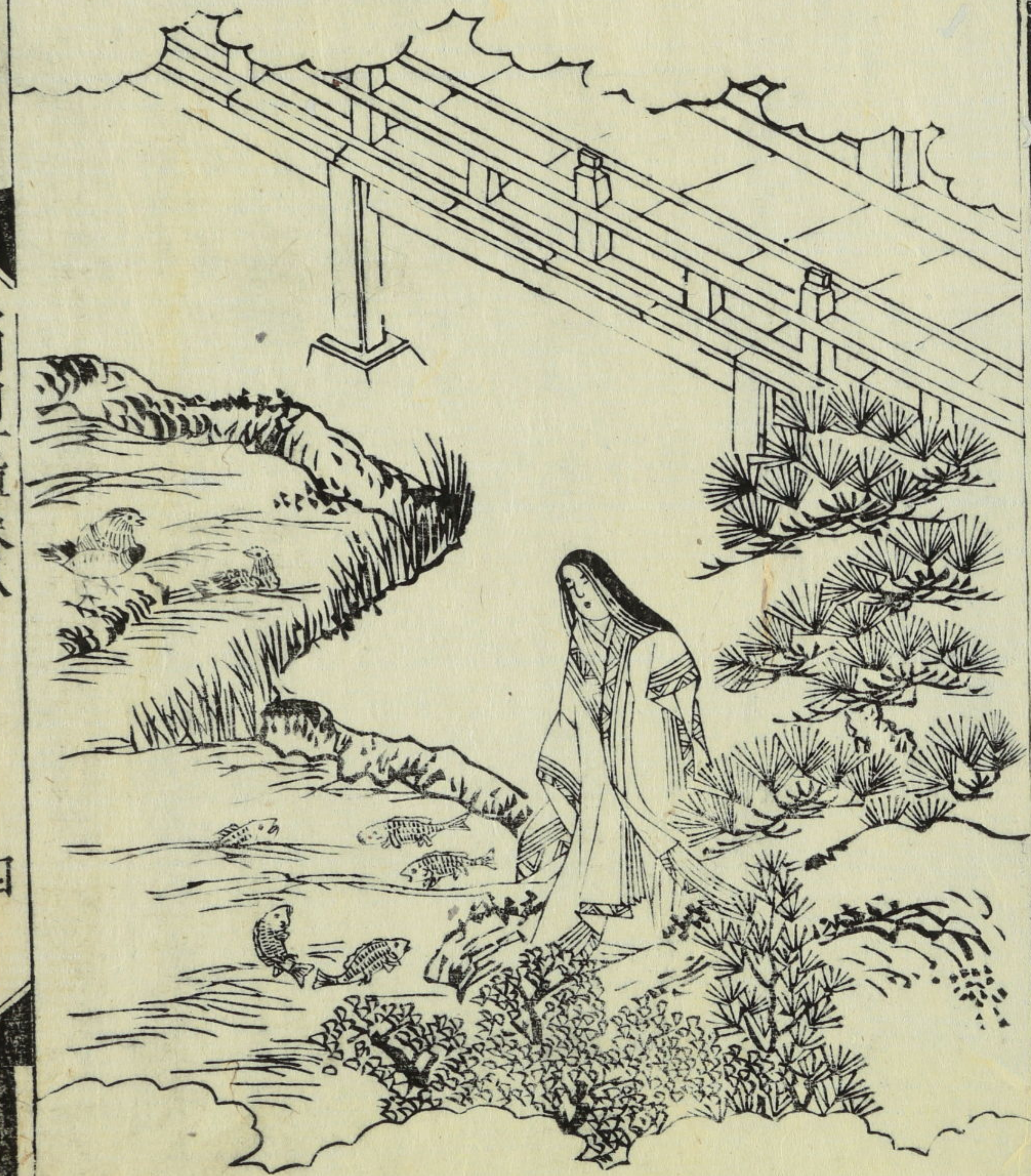
全像本朝古今列女傳卷之八

處女 女未嫁
且處女

美濃弟媛 附八坂入媛

美濃弟媛者八坂入彦皇子女也景行帝幸美濃左
右秦言之茲國有佳人曰弟媛容姿端正帝欲得為
妃幸弟媛之家弟媛聞乘輿車駕則隱竹林於是帝
權令弟媛至而居于沫宮鯉魚浮池朝夕臨視而戲
遊時弟媛欲見其鯉魚遊而密來臨池帝則留而通
之爰弟媛以為夫婦之道古今達則也然於言而不
便則請帝曰妾性不欲交接之道今不勝皇命之威

媛弟濃美



暫納帷幕之中。然意所不快。亦形姿穢陋。久之不堪。
 陪於掖庭。唯有妾姊。名曰八坂。入媛。容姿麗美。志亦
 貞潔。宜納後宮。帝聽之。依喚八坂。入媛。為妃。生七男
 六女。

頌曰

賢哉弟媛 不廢懿親 固辭先行 顧諟天倫
 仁智存心 貞順體身 自是景行 王子振振

玖賀媛

玖賀媛者宮人桑田氏女也。仁德帝示近習舍人等曰：朕欲愛是婦女，若皇后之妬。皇后諱曰磐之媛，不葛城，襲津彥女也。不能合以經多年，何徒妨其盛年乎？即歌曰：游儼曾虛赴水底於游能女子，烏苦咩烏女子也，謂玖賀媛也。多例椰始儼播務誰養也。凡御歌意者，以玖賀媛可賜，於是播磨國造祖速待獨進之歌曰：游箇始報三日，潮也。一其沈急速，故欲讀早破利摩破耶摩智播磨速待也。以播區娜輸岩下也。一曰巖石自嶺下，澗之時，人何加之古俱等望思恐懼仍欲言恐悚之發語，引此辭乎。加之

畏臣早可賜玖賀媛之由也。即日以玖賀媛賜速待，明日之夕速

待詣于玖賀媛之家，而玖賀媛不和，乃強近帷內，時

玖賀媛曰：妾之寡婦，以終年何能為君之妻乎？於是

帝欲遂速待之志，以玖賀媛副速待，送遣於桑田，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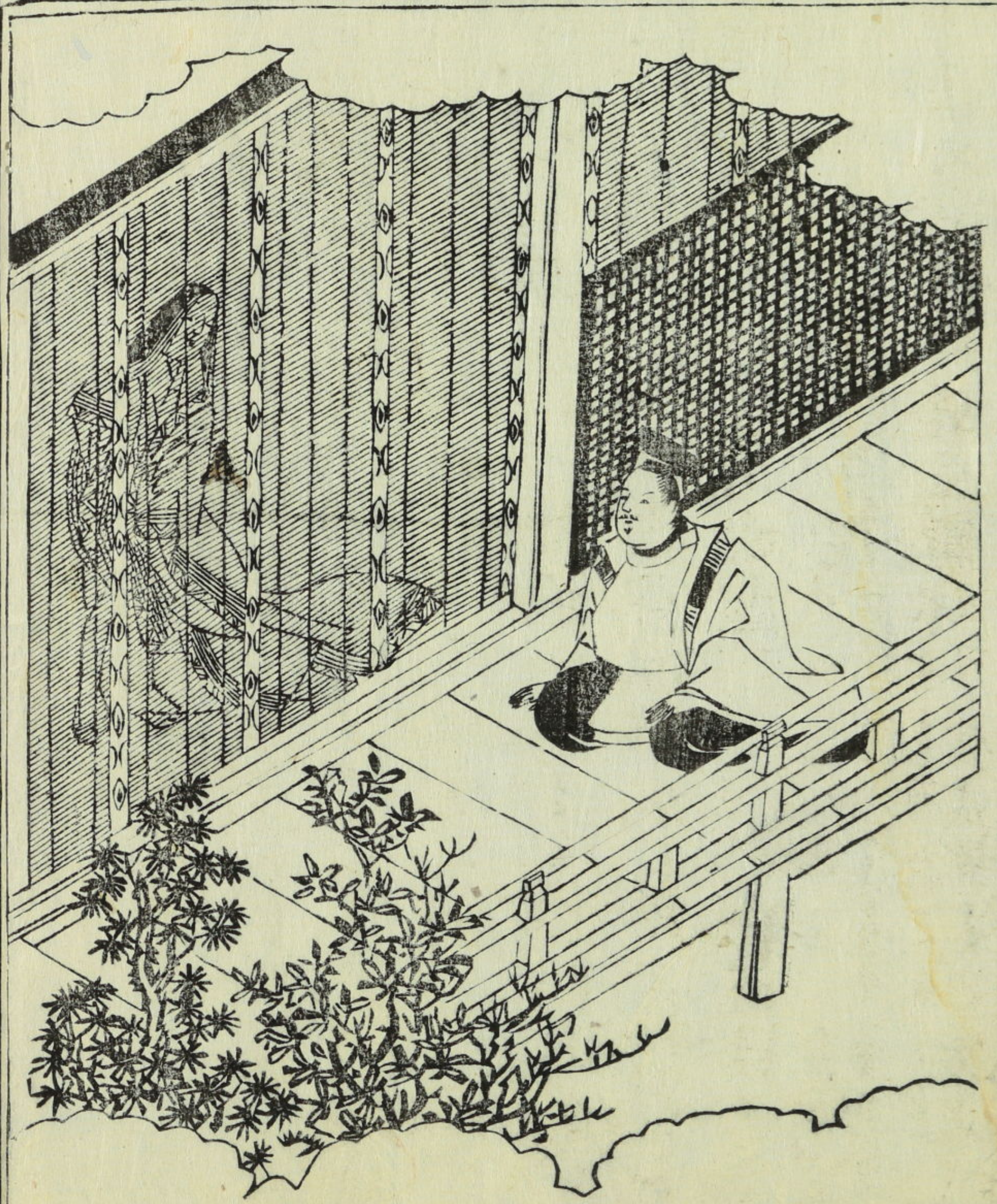
玖賀媛發病，死于道中，故於今有玖賀媛之墓也。

評曰：玖賀媛已為皇后，遙所側目，未容天子得顧盼。天子哀之，許嫁速待，媛痛踐于庭，名不傷老死于上陽，而遂不幸，發死又不見其晚節，吁命哉。

頌曰

吁玖賀媛 所妬皇后 將老上陽 非欲為偶
及許速待 不執箕帚 病死于道 負淑之婦

媛賀玖



本朝女傳卷八

五

國依媛

國依媛者。的臣祖口持臣妹也。仁德帝二十二年春正月。帝語皇后曰。納八田皇女。將為妃時。皇后不聽。爰帝歌以乞。皇后曰。于磨臂苦能。多菟屢虛等。太皇言立也。言諸人並兩妻。為世諺之由也。于瑳由豆流儲強也。二妻。為世諺之由也。多

曳磨菟餓務珥絕間續也。奈羅陪豆毛餓望並也。凡御歌意者。並兩妻。

寄于儲強也。仍欲相並妃之由也。皇后吞歌曰。虛呂望虛曾。赴多弊茂豫耆二重吉也。瑳用迺虛鳥佐夜床也。那羅陪務耆赤破賢也。且助語也。凡御歌意者。並兩妻之床者。非賢君之出也。

也。帝又歌曰。於辭互屢推出也。難波之裔。如推出也。或曰。欲讀難波之發語也。萬

本朝女傳卷八

六

葉集於志丘流那珥破能瑳耆能難波那羅珥破耆
祭仁波必連之那羅倍務首虛層並床層能古破阿利鷄梅
並濱也。那羅倍務首虛層也。其子在也。凡御歌意者古賢主聖主如難波
並濱並納后妃之間其皇子多多之由也。皇后答
歌曰那菟務始能夏虫譬務始能虛呂望火虫衣謂
赴多幣耆豆二重著也言火取虫自介區如此游夜
官儂利破邊也略阿珥豈豫區望能阿羅儒御歌意
也。召納兩妻之官邊者如帝又歌曰阿佐豆麻能朝
夏虫之入火非能之由也。波之地名也。避介能所各烏瑳介烏小坂介多那耆
珥片荷之游致喻區茂能茂路行多愚譬豆序豫枳
比善也凡御歌意者不並后妃者如片荷薪之片左
釣路行之一人者如冷然可思之由也。名所之中指

朝妻以妻寄來。皇后遂謂不聽故默之亦不答言。二
于后妃之義也。十年秋九月皇后遊行紀國到熊野岬即取其處之
御綱葉而還於是帝伺皇后不在而娶八田皇女納
於宮中時皇后到難波濟聞帝命八田皇女而大恨
之則其所採御綱葉投於海而不著岸美故時人號
也。爰帝不知皇后怨不著岸親幸大津待皇后之船
而歌曰那珥波譬苦難波須儒赴泥鈴舟也苦羅
齊謂避於朋游赴泥大御苦禮御歌
遲機櫓急速時皇后不迫于大津更引之沂江自山
背廻而向後明日帝遣舍人鳥山令還皇后乃歌之

曰夜葬之呂珥山背伊辞鷄急也。辭與音五音通。苦利夜葬鳥

也。舍人。伊辞鷄之鷄謂急行也。之字。阿餓茂赴菟磨鳥

珥我思妻也。略於也。伊辞枳阿波牟伽茂急遇也。凡御歌意者如辞是非贈皇

后之詞詔鳥皇后不還猶行之至山背河而即越那

羅山望葛城更還山背興官室於筒城岡南而居之

冬十月遣的臣祖口持臣喚皇后爰口持臣至筒城

宮雖謁皇后而默之不答時口持臣沾雪雨以經日

夜伏于皇后殿前而不避於是口持臣之妹國依媛

仕于皇后適是時侍皇后之側見其兄沾雨而流涕

之歌曰椰莽辞呂能山背菟菟紀能游椰珥筒城茂

能莽鳥翰物言也。鳥字者和餓齊鳥謂吾兄也。齊鳥者男子之通稱

又凡游例磨見那游多愚摩辞茂淚流時皇后謂國

依媛曰何余泣之對言今伏庭請謁者妾兄也沾雨

不避猶伏將謁是以泣悲耳時皇后謂之曰告汝兄

令速還吾遂不返焉口持則返之復奏于帝帝浮江

幸山背明日乘輿詣于筒城官喚皇后皇后不參見

時皇后令奏言陛下納八田皇女為妃其不欲副皇

女而為后遂不奉見乃車駕還官帝於是恨皇后大

頌曰

國依媛



本朝女傳卷八

本朝女傳卷八

惟國依媛
二難有悌

情異同僚
伉儷無聊

妹火焦胸
歌述心曲

兄雪到腰
朱顏半凋

反正帝公主

反正帝公主者史闕其名雄略帝為皇主時欲聘公主
主公主對曰君王恒暴強也徧忽忿起則朝見者夕
所殺夕見者朝所殺今妾等顏色不秀加以情性拙
之若威儀言語如毫毛不似王意豈為親乎是以不
能奉命遂道以不聽矣

評曰凡婚姻論富貴夷虜之道也擇德義君子之情也公主自知其德之不足為耦矣君子哉如斯之人後世銜嫁不售者聞此言則赧然汗下

頌曰

論富銜嫁

既不容議

古今婚姻

須擇德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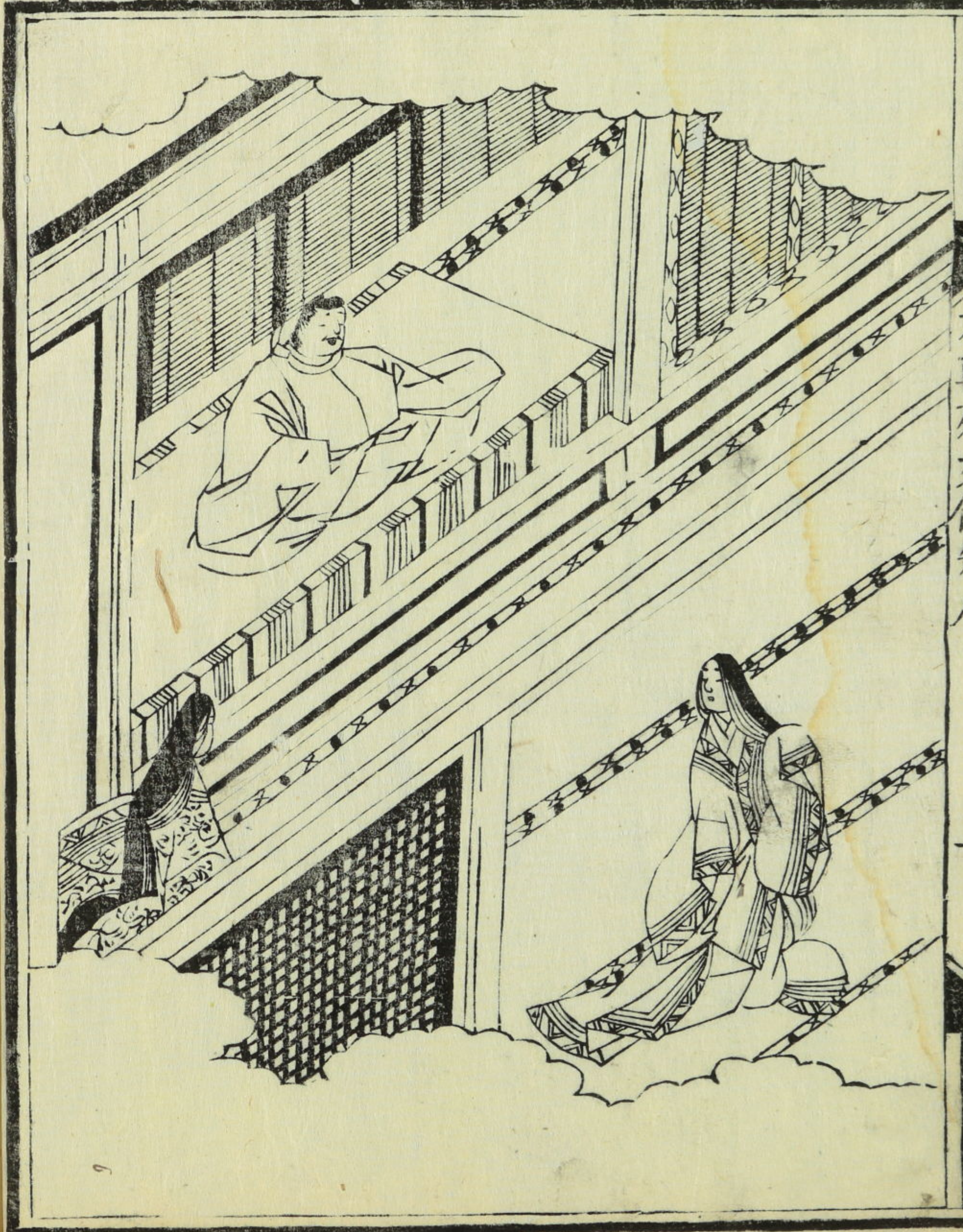
王子暴強

公主順智

敢辭非偶

遂不納贄

反正帝公主



本朝死女信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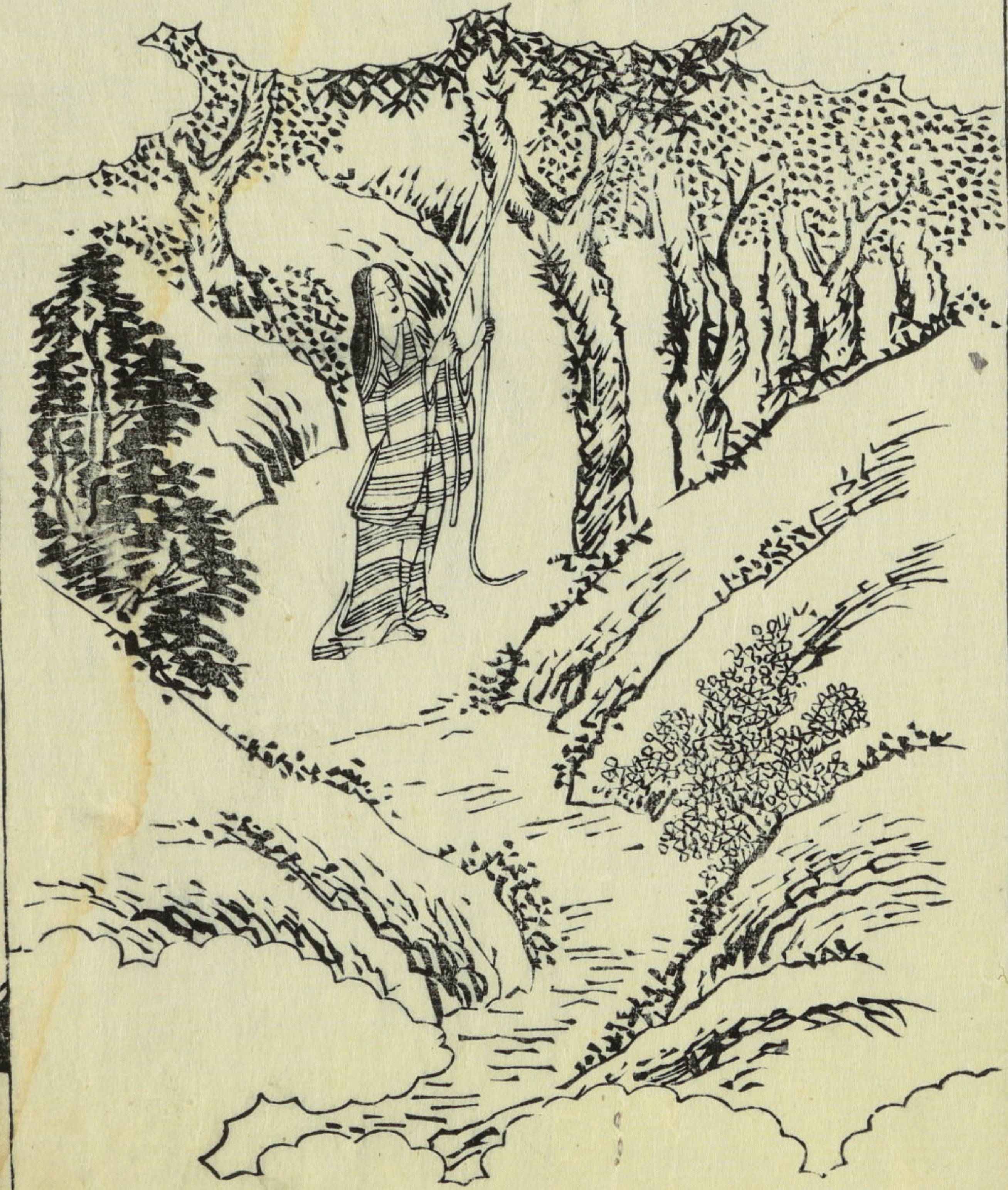
櫻兒

櫻兒者昔者之娘子也于時有二壯子共誂此娘而損生格競貪死相敵於是娘子歔歔曰從古來于今未聞未見一女之身往適二門矣方今壯士之意有難和平不如妾死相害未息爾乃尋入林中懸樹經死其兩壯士不敢哀慟血泣漣襟各陳心緒作歌二首曰春去者挿頭爾將為跡我念之櫻花者散去流香聞又曰妹之名爾繫有櫻花開者常哉將戀爾年之羽爾

評曰。二壯士者行露之男也。一娘子者優漢廣之妾也。吁悲哉。教化不少。單遠而櫻兒卒經此死。

本朝死女信卷八

櫻兒



頌曰

吁行多露	教化未明	寃女縊死	取義舍生
二士作詠	萬葉暢情	世稱櫻兒	千古芳名

本朝死女傳卷八

六月別女傳卷八

鬢兒

鬢兒者昔者之一烈女也。有三男同聘一女也。娘子嘆息曰。一女之身易滅如露。三雄之志難平如石。遂乃彷徨池上。沈沒水底。於時其壯士等不勝哀禱之。至各陳所心作歌三首。其一曰。無耳之池羊蹄恨之。吾妹兒之來乍。潛者水波將涸。其二曰。足曳之山纒之兒。今日往跡吾爾告世。婆還來麻之乎。其三曰。足曳之玉纒之兒。如今日何限乎。見管來爾監。

評曰。一女將逢強暴侵凌之患。欲訟之。上無石伯。吁悲哉。遂葬魚腹。命乎天乎。

頌曰

強慕淫夫 侵陵鬢兒 貞心如石 義路豈迷
一娘入水 三子噬臍 比橋下女 迹如雲泥

兒鬢



尺度氏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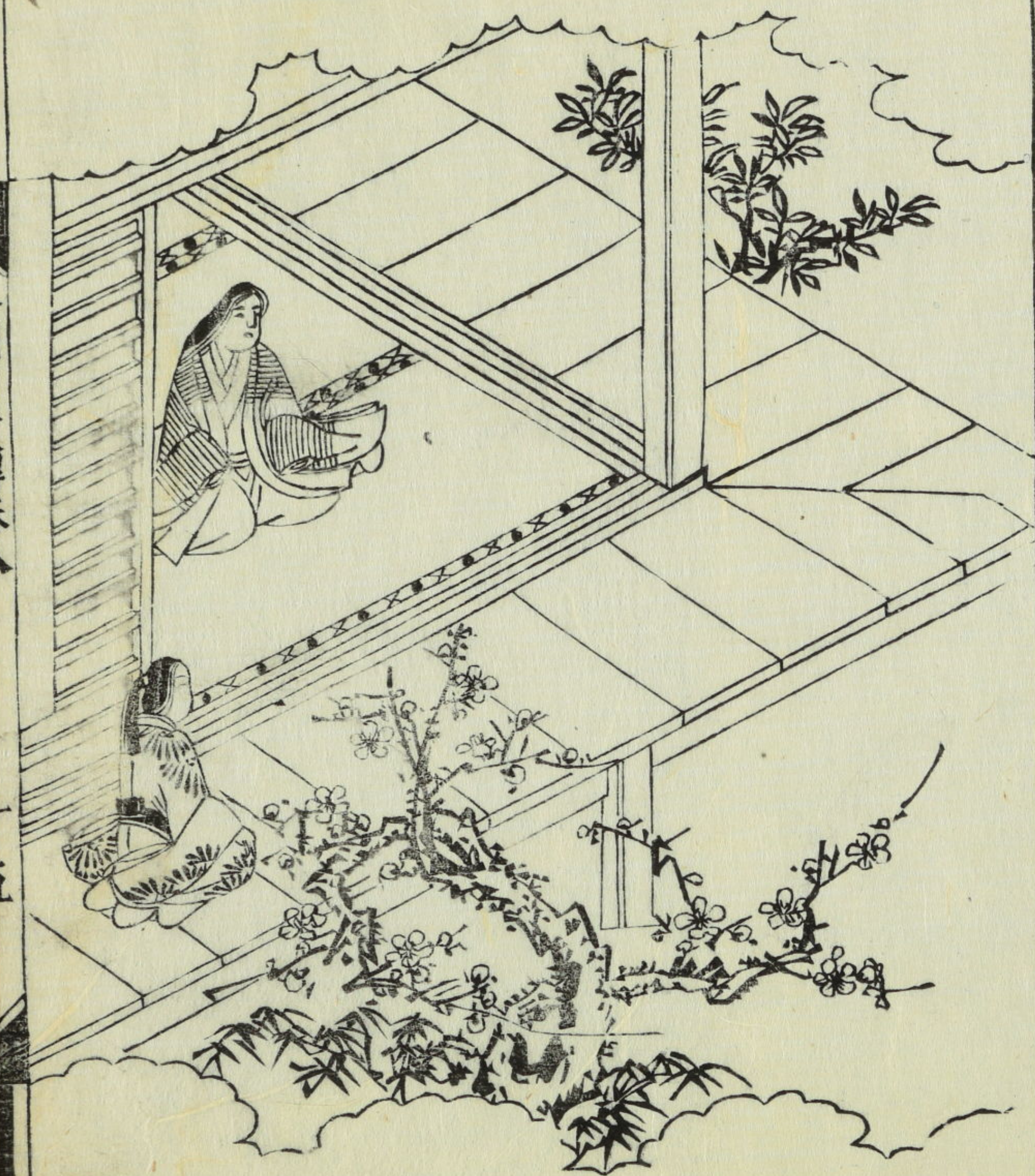
尺度氏女者當時之智女也此女不聽高姓美人之所詭應許下姓媿士之所詭也於是兒部女王裁作此歌嗷咲彼愚也歌曰美麗物何所不飽矣坂門等之角乃布父禮爾四具比相爾計六

評曰雖在縲紲之中妻之雖為下姓媿士許之必量其才而求配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徒論高姓美人則文中子所謂夷虜之道也兒部女王之歌以私心而已陋哉女王之知可及也坂門等之愚不可及也

頌曰

縱在縲縶 量才妻之 不厭媿容 擇德奉其

尺度氏女



美麗之歌
 惟陋惟私
 坂門不愚
 女王何癡

尺度氏女傳卷八
 一四

菟名日處女

菟名日處女者攝州人也。潘夫二人同志而誂一女。一姓菟原攝州人也。一姓茅淳泉州人也。二潘夫朝朝暮暮孤鼠進退處女門如醞釀病酒之人。處女無如何之處女之父母聞焉不能和二夫之心。營水臺於生田河上。括二潘夫曰二士不任肝膽之切更無優劣如擇婿何奚可妄與人不如察二士射藝唯今射水上鳧蓋試其中否擇對矣。二士喜慰謂實獲我心。二士齊放矢。一中尾。一中首。於是處女詠倭歌曰。住和比奴。我身奈許氏。咿津農國農生田。乃河波名。

爾古曾有家禮吟畢而自水臺投身溺死。二士驚懼亦同入水援之。一取女手。一取女足。共溺死。處女之父大哭葬之。二士之父亦回來而哭厚葬之。謀與處女同穴。菟原氏父曰同邑之男女同墳墓而可也。泉州人何葬于他邦乎。茅淳氏父不得已。盛泉州之士於小船轉送之。攝州親筮長夜室於處女墳側。二墳纍纍俗謂之處女塚。菟原氏大力弓矢及衣服器用等徒滿冢中。茅淳氏不然也。異日有旅客信宿于此冢邊。夜有鬪擊聲。客怪而自行見之。曾無遮眼者。客且眠。夢一壯士血遍身。跪曰。我有多年之敵而鬪爭。

無止時願借旅客之刀散多歲之恨客不能固辭授
一柄於壯士夢醒而視腰間無劍力客猶怪之暫而
鬪擊之聲又如前而止壯士又來而反壁刀於旅客
拜謝曰依君之鴻恩解多年之忿自今以後未以為
君家之如願矣屢語生前之事而去時物所見也見之
無人血流冢上劍亦抹血高橋連蠶麻呂見斯處女
墓歌曰韋野屋之宇奈比處女之與槲乎往來跡見
者哭耳之所泣又曰墓上之木枝靡有如聞陳努壯
士爾之依倍家良信母

評曰唐高祖射孔雀眼目娶奇相之女斯淫夫中
水禽首尾失貞烈之娘幸與不幸皆天也而淫夫

之塊魄有鬪擊之說何也積屍所萬人坑人多為
鬼眩豈可証乎先儒所謂氣之聚者厚則散之者
遲亦不可謂無是理也皆其氣之不盡得其正
者爾非鬼神之神之常理也終亦必無而已矣

頌曰

唐帝射雀 得奇相牆 淫夫中禽 失貞烈娘
命乎天乎 不可思量 處女塚下 花草最香

菟名日處女



山州幼女

山州久世郡幼女者郡民女也七歲誦法華普門品數月而終全部一日出遊村人捕蟹持去女問捕此何為答曰充飡女曰以蟹惠我我家有魚相報酬村人與之女得放河中歸家多貺乾魚其父耕田中一蛇追蝦蟆而舍之父憐而不意曰汝捨蝦蟆以汝為婿蛇聞言舉頭見翁吐蝦而去父歸舍思念謀發言恐失愛子懊惱不食婦及女問曰翁何有憂色而不食父告實女曰莫慮也早飡焉父悅受膳初夜有叩門人女曰是蛇也只言三日後來父開門有衣冠人

曰依約來父隨女語曰且待三日冠人去女語父擇
良材固造小室室成女入內閉居二日後冠人果來
見女屏室生忿恨心乃復本形長數丈以身纏室舉
尾敲戶父母大恐不得爭奈半夜後印聲息聞悲鳴
聲頃刻悲聲又止明且父見之大螃蟹百十手足亂
離蛇又被瘡百餘所并皆死女開室出顏色不變曰
我聞戶外大小蟹千百夾殺此蛇大蟹多歸小蟹死
今存者皆小蟹耳然大於尋常我通夜誦普門品有
一菩薩長尺餘語我曰無怖也我擁護汝父母大悅
便穿土埋眾蟹及蛇就其地營寺薦冥福故號蟹蒲

寺又曰紙幡寺

評曰夫蛇之慾欲配比類自以為莫可禦矣而不
知蟹之能寸其軀也物豈專以小大為強弱哉世
之人昂昂然以凶毒自多者可以觀矣彼如揚寶
之黃雀毛寶白龜皆仁愛之陰德而有陽報也山
州幼女放蟹而妖災得免豈云無之乎然則蟲
中有人世入中有蟲吁可以人而不不知蟲乎

頌曰

山州幼女 惟仁惟恕 陰德固有 陽報最著
蝦蟆何幸 螃蟹有慮 巨蛇不祥 可勝德歎

山州幼女



寺側貧女

大安寺側貧女者未詳姓氏常詣殿求福累日祈之
一日詣寺門橋有錢四緡簡書曰大安寺修多羅錢
女入寺告之知事開庫果失四千取之納庫明日女
赴寺庭上有緡錢簡如先女又送寺又明日女家闈
內又有四緡簡曰大安寺成實論宗分錢女又送寺
寺僧恠問女曰我比來詣大殿祈福衆僧聞之知佛
慈濟返與於女女得之漸爲富人

頌曰

緡錢四千

入貧女食

非青蚨歸

須蛺蝶化

寺側貧女



皆云佛賜

何有僧誑

與黃尋家

巨福相亞

諾樂孝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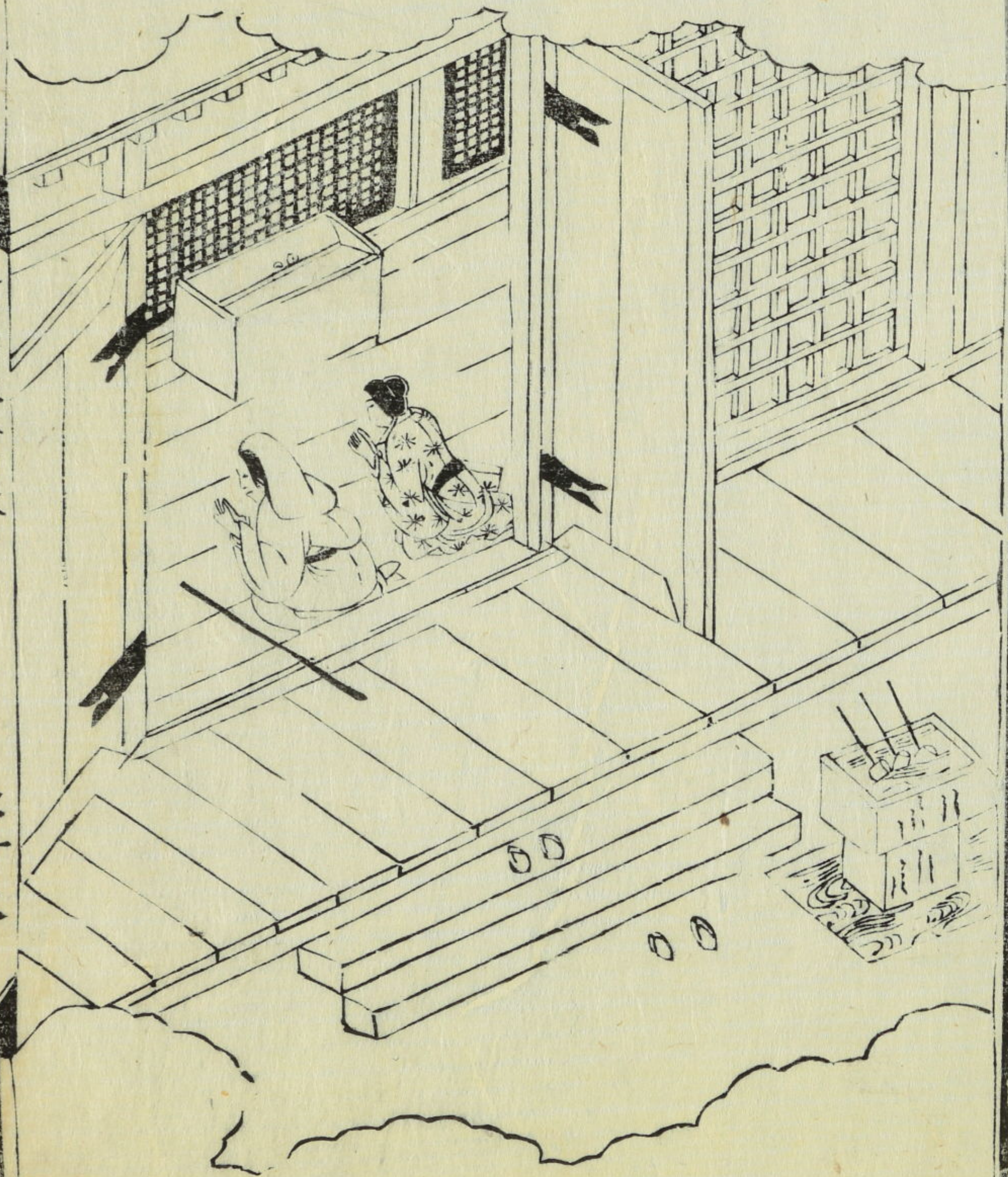
諾樂孝女

諾樂孝女者。蓼原村盲女之女也。家甚貧。里中有藥師像。母子二人向像敬拜。祈開目。一時像臆如桃脂者。忽然湧出。女子怪告母。母曰。取來。子取與母。母食之。甚甜。傳兩眼。即開。

評曰。廣陵盛彥事母至孝也。母因疾失明。食蟬蟪炙。餽之。母食以爲美。母目豁然即開。木佛像臆如桃脂者。豈得非如蟬蟪炙。宜治眼乎。吁。孝感動天心。和漢亦然也。

頌曰

蓼原孀婦 患眼爲盲 孝女禱佛 豁然得明
 桃脂一塊 優用三牲 天感人應 皆是至誠



大和處女

大和處女者未詳其姓氏處女之父生煙霞痼疾發
泉石膏肓筑山穿池集奇樹恠石逍遙自適于其間
粵有孤子曰猛父多丸偶窺園中摘芹採萍時處女
出遊園中孤子視其華貌婀娜舉止閑雅忽意奪神
駭遂覺晷漏之不保孤子有母患其子疾又同忘寢
廢食他日不圖處女之僮御來訪其家母子並卧僮
御詰問其病因孤子以實告之僮御甚憐之密告事
於處女處女微笑曰我療迷罔之疾乎僮御大喜而
告之於孤子孤子歡抃疾小愈處女曰屢傳豔簡於

我乎不能執筆則不可也孤子聞之而學書法處女
曰我父百歲之後可使汝主家事墻面荆心沐猴而
冠則不可也孤子聞之而對曉窓夜燭處女曰徃反
于我家爲壯士姿則人必恠之使斷髮則可也孤子
聞之而祝髮處女曰無所爲之事而沙門屢來則人
必怪之託言於祈禱而時請招于汝讀心經般若則
可也孤子聞之而諳誦一經處女曰召卿託言於護
身若無脩行則人不信乎孤子聞之而與桑門遊諸
山靈窟於是處女病而死孤子僧聞之而熱惱頓盡
塵開鏡清善脩浮圖道世傳處女者行基之後身而

大和處女



孤子者智光之化身也。

頌曰

和州處女

恐誑校童

朝四暮三

情似徂公

本非鄭俗

豈又衛風

遂變淫奔

悔悟有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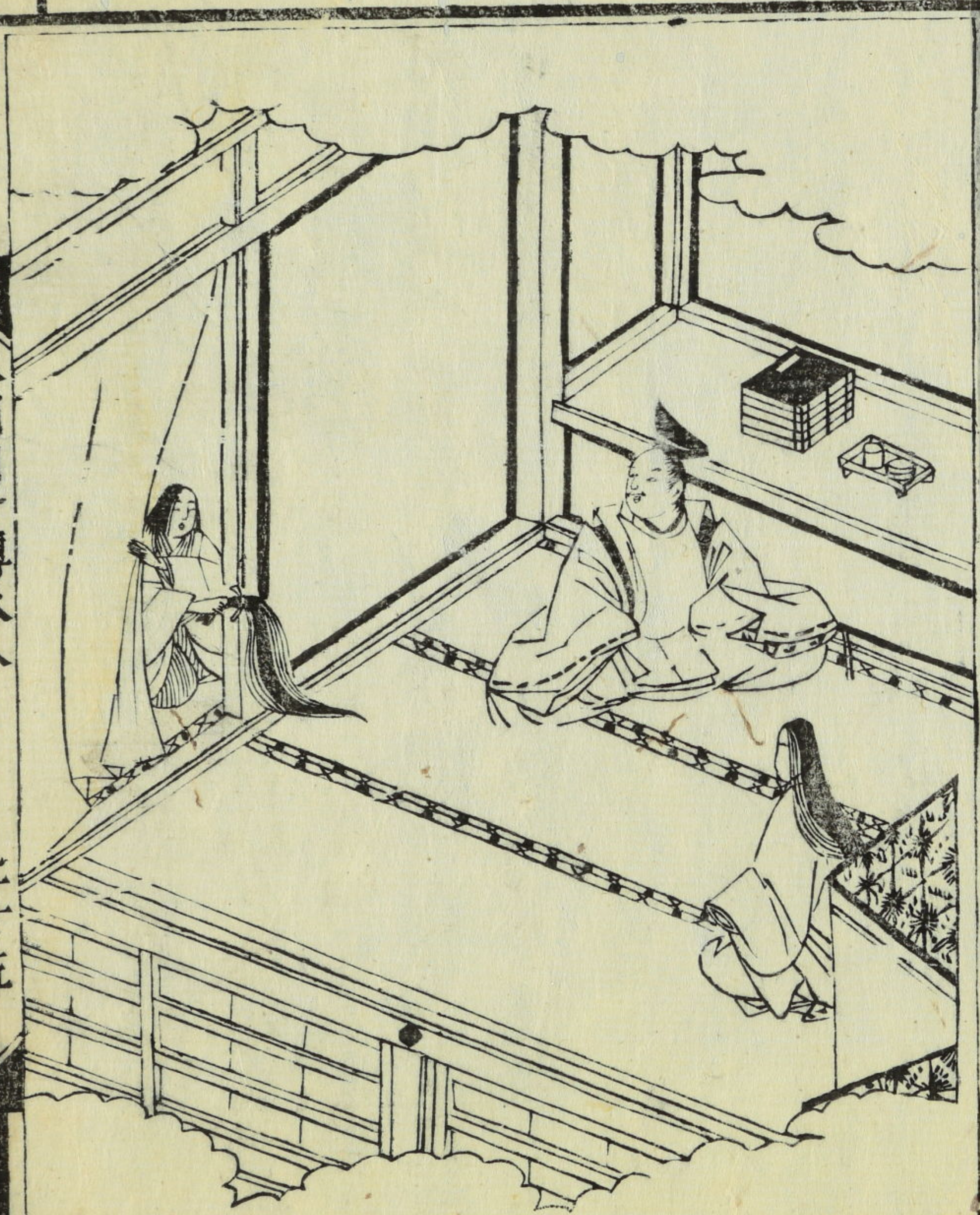
本朝列女傳卷八

二十三

本朝列女傳卷八

二十三

妙法尼



妙法尼

妙法尼者都督長史高成章長女也。生豪富不事花
飾年二十父母告嫁固辭不從。明年謀奪歸人。至期
潛斷髮擲帳外。父母不能若。何或曰豈不闕孝乎。答
曰妾聞歸三寶者逆一親而不為不孝也。遂具戒精
進無比。誦法華六萬部。又修密法。每日闍伽水必自
掬。臨終唱彌陀而終。異香薰人衣。年八十一。

頌曰

成章長女 自少信道 形雖娟婉 心惟枯稿
譬逆一親 未歸三寶 彼云至孝 君子懊惱

藤兼澄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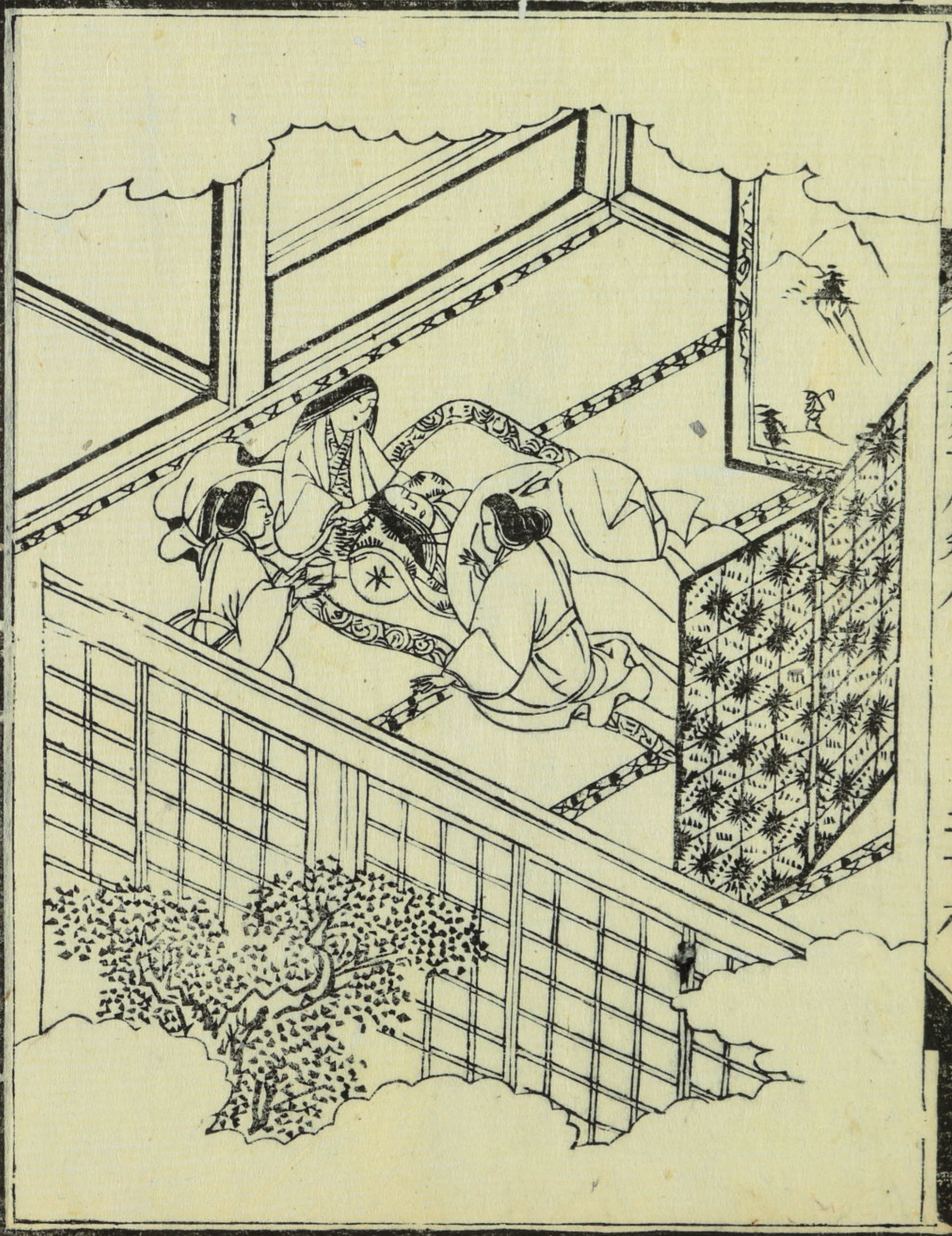
加州刺史藤兼澄女者性聰明持法華一時受疾而
殞經一宵而蘇曰冥使四五輩驅我而去到一大寺
堂閣嚴麗聖衆來往吾乃思念極樂世界乎堯卒天
上乎不然無是等嚴飾時一僧曰彼善女人爭早到
此法華功未充運年未來耳我見一堂置數千部妙
經僧曰是汝頃者所轉也由是善力當生是處我聞
之心生歡喜又見高廣之宇金色大佛光明熾然以
袈娑覆面舉妙音告曰善女汝轉法華故念汝見我
身聞我聲而不讀無量義觀普賢二經故不令我面

見汝還本土加二經益轉法華我又不藏面汝知乎
我是釋迦牟尼佛也時二天童子相送出門我乃蘇
息說此事已病便愈爾後加二經讀法華

頌曰

不意屬纊 惟兼澄娘 且出本土 遠游天堂
美人面命 神童歸忙 一朝蘇生 未孰黃梁

藤兼澄女



繪嶋海女

繪嶋海女者、幡州海畔民間女也。中納言行平有罪而左遷、須磨浦時乘輿垂釣、逍遙繪嶋浦、偶沫水女子之中、有美一人、行平顧眄而戲之、曰：「女子之蠅屋在何處乎？」海女答曰：「白浪乃寄留奈幾、佐爾世遠過寸。海士乃子奈禮半、宿毛佐多女須詠畢、失跡行平且感且哀、曰：「吁、奇哉！如此荒陋之地、如之產人才、於是夏夷可以一視矣。」

頌曰

黃門行平 忽起心兵 戲言出思 和歌發情

繪嶋海女



不邪不淫

有才有名

繪嶋風韻

全非鄭聲

有智子

二品內親王有智子者。嗟峨帝之皇女王氏所誕育也。頗涉經傳史漢。兼善屬文。元為賀茂齊院弘仁十四年春二月。帝幸齊院。花宴俾文人賦春日山莊詩。各探勸韻。公主探得塘光行。蒼即瀝筆曰。寂寂幽莊。迷樹裏。仙輿一降。一池塘。棲林孤鳥。識春澤。隱澗寒花。見日光。泉聲近。報新雷。響山色。高晴舊雨行。從此更知恩。顧渥生涯。何以答穹蒼。帝歎之。授三品。于時年十七。是日帝書懷賜公主曰。恭以文章著國家。莫將榮樂負煙霞。即今未抱幽貞意。無事終須遣歲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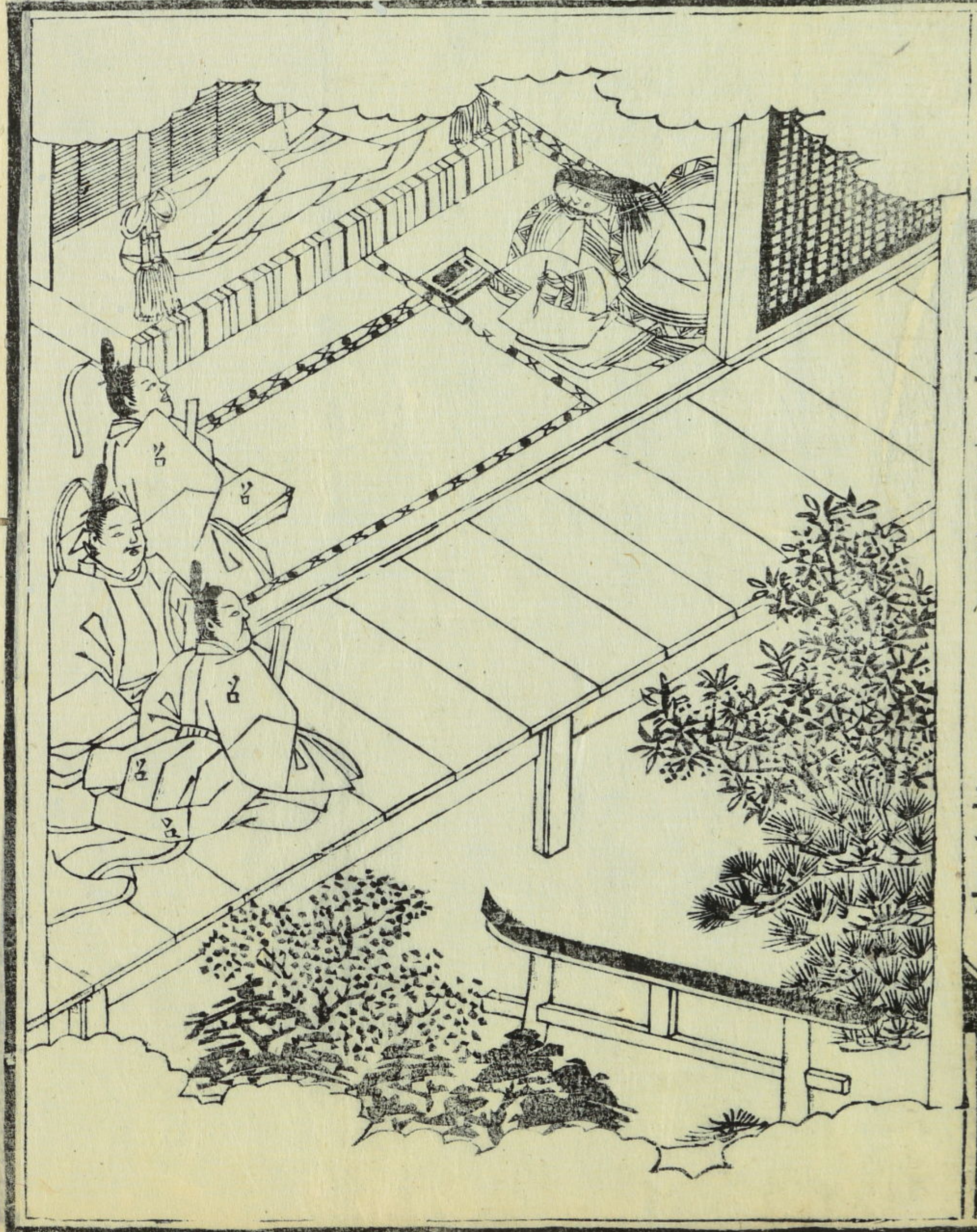
尋賜召文人料封百戶。天長十年叙一品。性貞潔。居干嗟峨西莊。薨時春秋四十一。遺言薄葬。兼不受葬。使時承和十四年也。

葬曰。公主如其薄葬者。儉陋也。凡葬祭皆尊卑有分。過不及皆不禮也。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有無。

頌曰

吁有智子 希世淑女 幼弱善詩 貞潔馳譽
花葉夫人 是其殆庶 薄葬謙使 操道遺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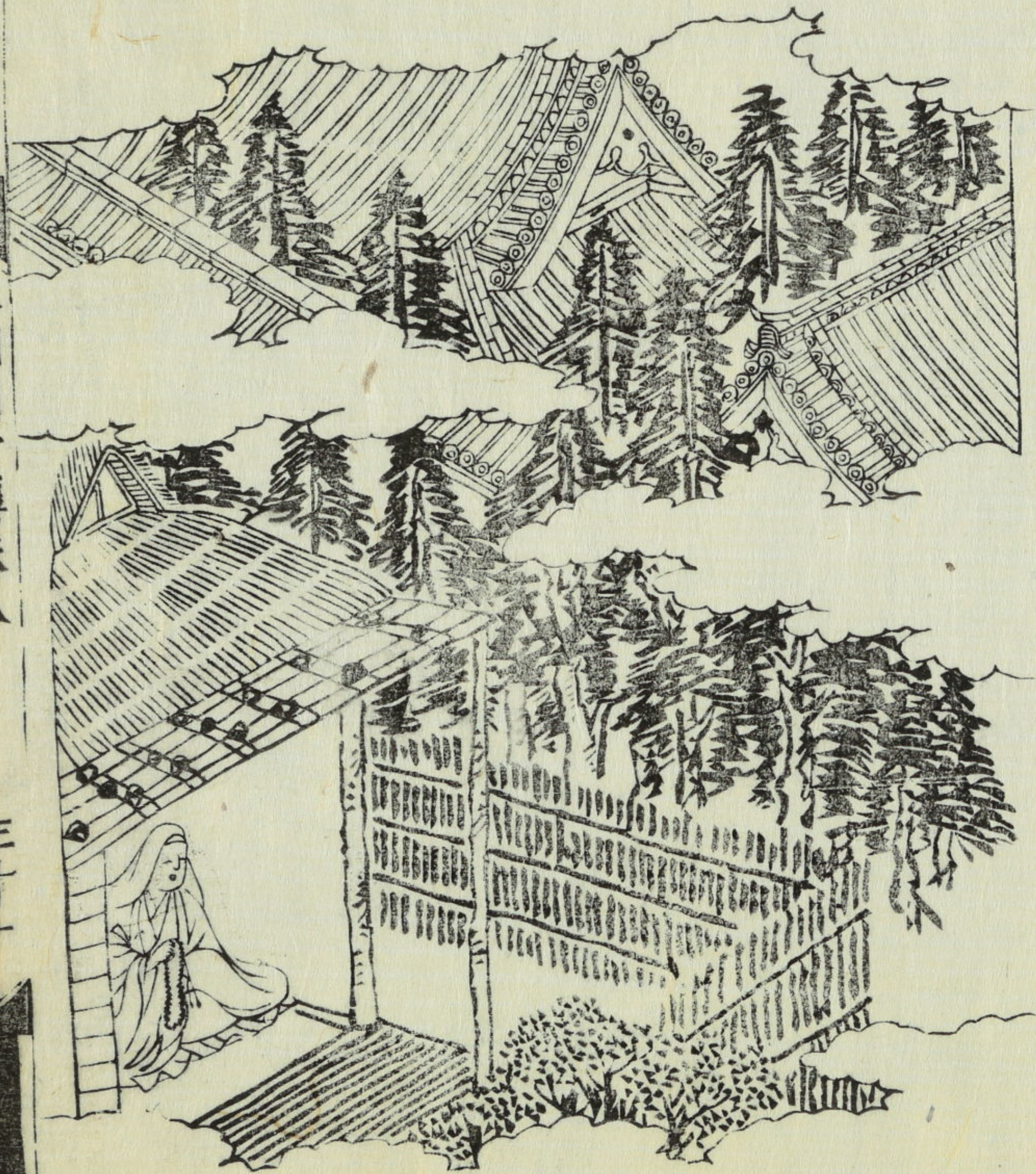
有智子



如藏尼

如藏尼者平將門第三之女也有姿色諸家通聘女不許也及將門伏誅遁走到與州女元薄世情於慧日寺傍縛菴寡居一日受病氣絕至炎官庭上繫無數罪人時小比丘持錫至諸真使皆避席曰地藏菩薩又來也女聞地藏名趨向啓曰大士救我菩薩即將女赴廳所告曰此女堅信之夫人也雖受女形不爲欲事此度歸本土不可繫此也炎王曰謹受命菩薩便送女出門又告曰汝受持我言否女曰大慈濟我豈有違戾菩薩唱曰人身難受佛教難遭一心精

如藏尼



修不惜身命女聞已蘇息便屈沙門出家法名如藏
專心持地藏號世稱地藏尼年八十餘端坐而滅

頌曰

惟如藏尼 平將門女 元薄世情 不事機杼
到炎廳時 與大士語 古稀加十 遂往佛所

藤敦光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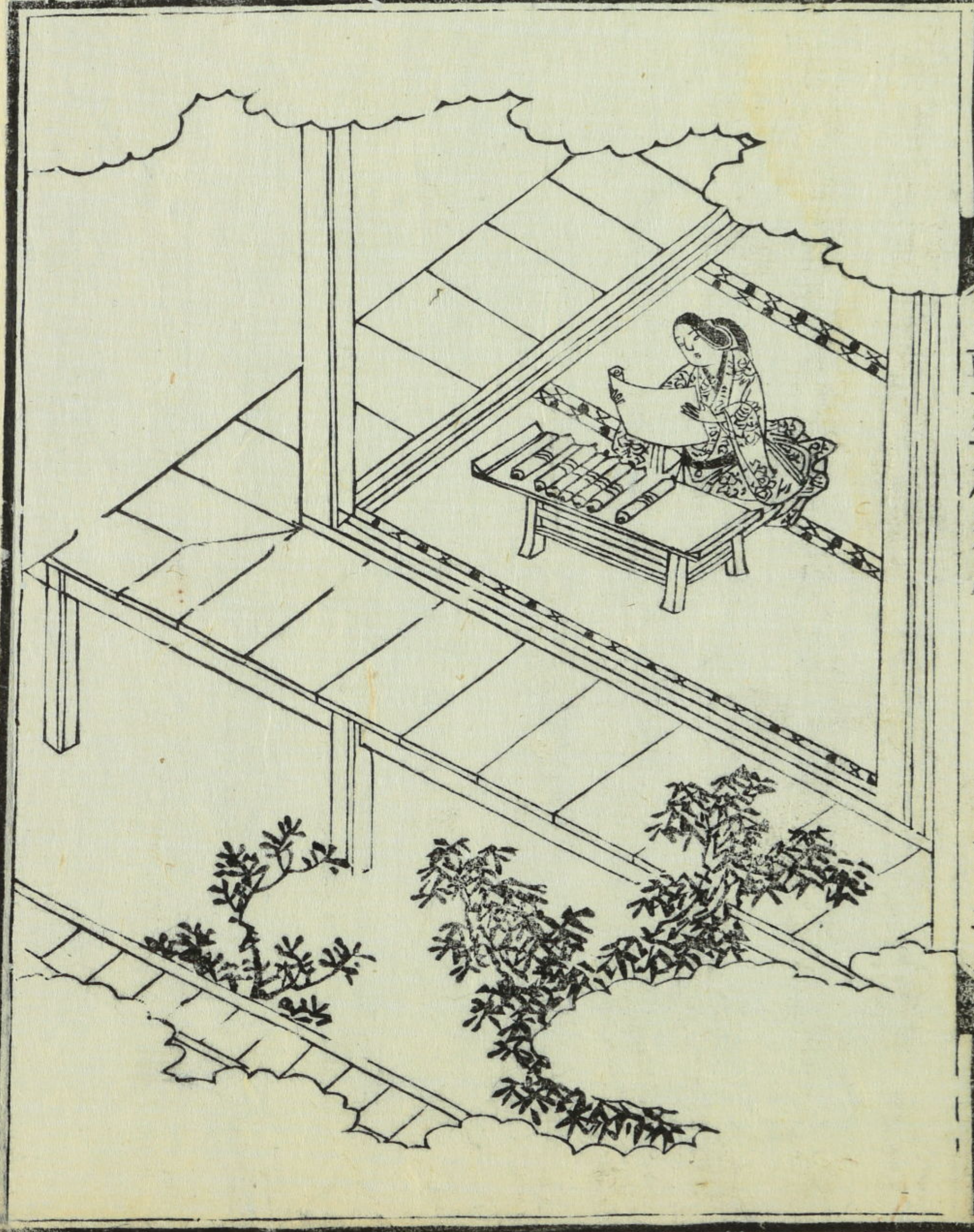
吏部侍郎藤敦光女者性聰明也九歲讀大乘經若于卷至齊日絕肉味雖戲劇不妄語珍玩好具人或求之必與之漸長尚坐卧父母傍每聞聘禮堅拒不納父母語曰汝是女人身已長成何相隨如小兒而不欲他之乎答曰我在父母傍以十八為期豈久乎父母問曰何期十八哉女笑而不言常願誦精舍日課經咒妙法華等皆悉誦之大治五年有心腹病自熊野歸所患除愈時年十八明年秋舊病亦發至仲冬末出家父母不許只受禁戒近屬續懇請薙髮便

披袈裟念佛而逝歷數日容身不變身甚輕

頌曰

惟敦光娘 意氣洋洋 聘禮堅拒 經咒無荒
三六為期 九品豈忘 一旦蟬脫 身輕塊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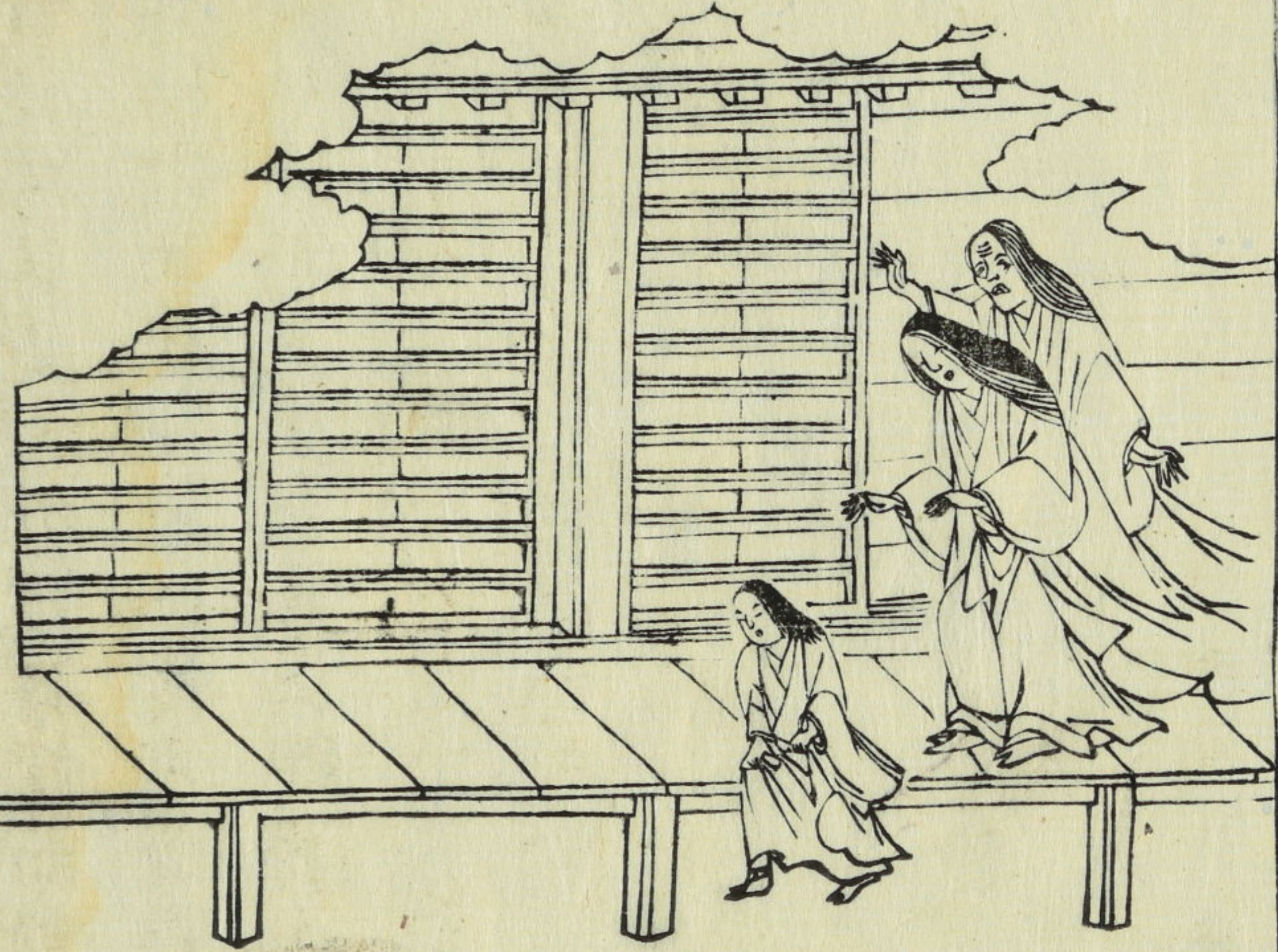
藤敦光女



夜叉女

夜叉女者左典厩源義朝女母名延壽濃州青清賀
倡家大炊者夜叉女之外祖母也義朝之軍士敗績
于京都出奔于東州賴朝困勞後到江州森山里人
欲執賴朝賴朝拔累代所傳之太刀號髭切自斬殺二
人里人恐懼逃去會義朝使政家歸尋賴朝即追及
義朝既而又後遂與義朝相失賴朝凌雪獨行到淺
井比郡暫憇於民家明年二月首途赴美濃青清賀
逢異母及異母弟夜叉女直到不破關原為平氏倍
臣彌平兵衛宗清所虜以上京都路偶又宿于青清

夜叉女



賀夜叉女視賴朝罹縲縶而啼泣曰我雖爲少女亦
 典厥之子也佗日所搜米而爲官奴再受辱不如今
 與兄同逢刑而共死也卽將走出於是祖母及聖善
 屢諫而遮止之時賴朝之京師或日夜叉女獨出青
 清賀驛而卒赴株河而死時年十一

評曰夜叉女不忍視兄患難投深淵而死最人情
 所難况幼女乎不滅父兄之令名古有焉聶政之
 姊榮
 似之

頌曰

一牛轂鯨 休惕屢至 况同胞刑 豈可委棄
 吁夜叉女 無懦忍志 不滅其名 赴水急義

中納言局

中納言局者待賢門院之官女也。女院薨後歎別祝
 髮隱于小倉山下發菩提心疑道場觀西行法師往
 而問之境離鬻塵洞留教迹局尼語曰初出家之日
 追慕女院之念曾未止戀慕同遊之情時無忘吁生
 南無垢之界乎至西極樂之地乎於是上泣女院之
 恩下泣同遊之睦今又且無其念因修行之功而去
 遲懦之念歟愚痴女子尚如此况圓位多年之勤修
 乎西行聞之即顧我身大感大耻厥後經三年而局
 尼疾病西行問之俄然面西合掌端座而歿矣於是

西行流淚斷腸

頌曰

思君慕友	人情之常	終者易忽	遠者易忘
浮圖所貴	聖門不穢	於黃門局	儒佛可詳

中納言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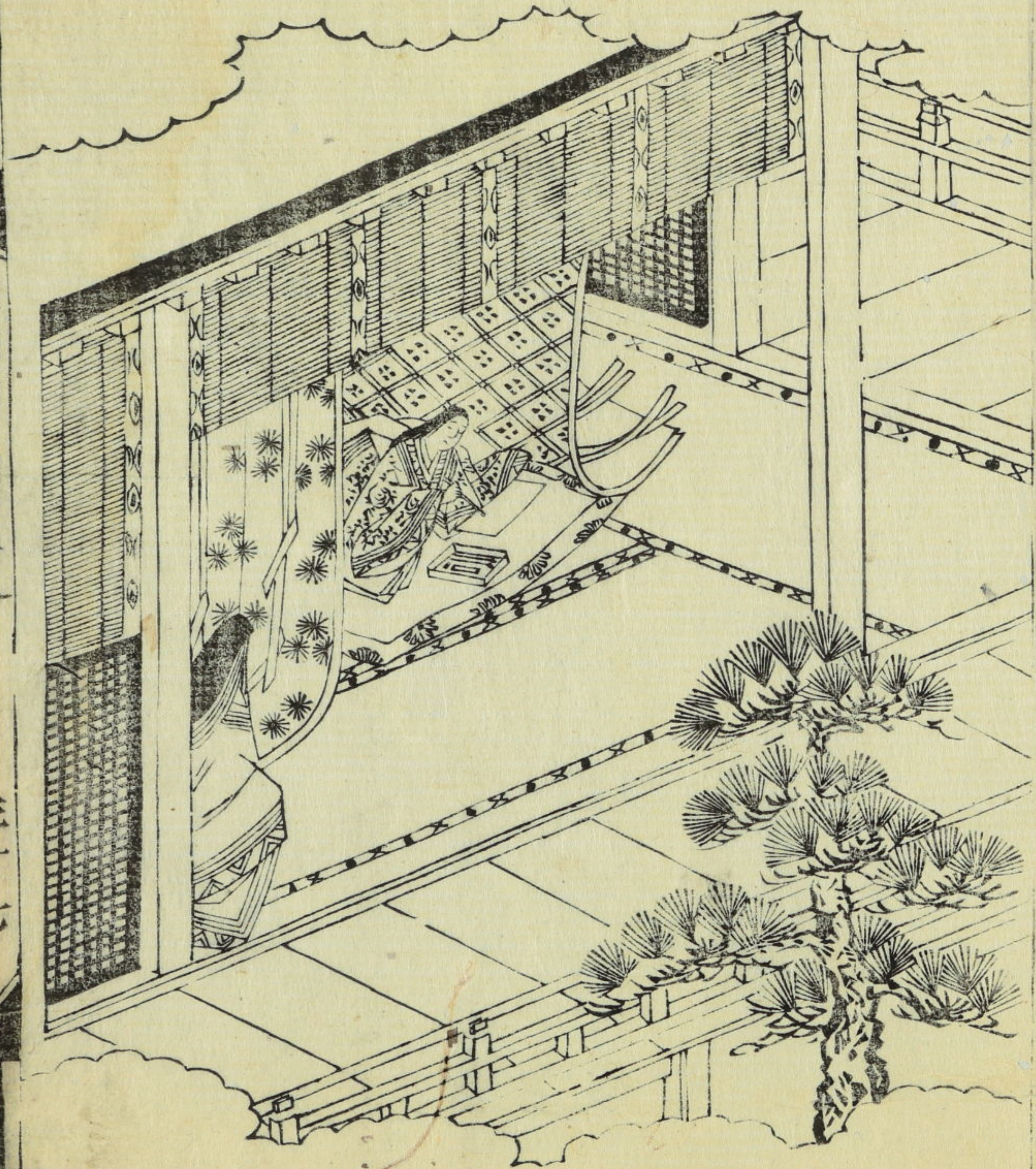


延政門院

延政門院者後嵯峨院之皇女也。一日人請仙洞皇女寄和歌一首曰。二文字。牛農角文字。直文字。曲文字。登曾君波遠保由留是幼穉之製作也。故世舉稱之。

評曰。徐惠妃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詩。八歲。自曉。屬文。吁。延政門院。英才略似之。楚槌曰。假名字法。雖作古比之久。此時其法未行乎。縱然雖有其法。幼公主之迷作。不可言誤。焉。明魏法師。既破假名法。以為遠於江惠之類。皆通用。事文類聚。引白氏文集。註曰。鄭玄家。牛觸牆成。八字。然則以八字。可謂牛角文字。似言以字。戲山。緣起曰。豎。三點。加橫。一點。橫。一點。豎。三點。為山。又橫。川。為三。豎。三。為川。類說。所謂三。々。橫。兩。々。縱。為習字之類也。又樂府解題。并謎曰。二。八。三。八。飛。

延政門院



泉仰流蓋二八三八爲五八五八四也四十四爲
 井字故錢昭度食梨詩三八飛泉繞齒寒以此井
 字詩視之則公主之歌
 亦可謂和歌之謎也。

頌曰

後嵯峨女 延政門院 其才其英 之子其變
 紹善和歌 孝行不倦 吁如斯人 又不可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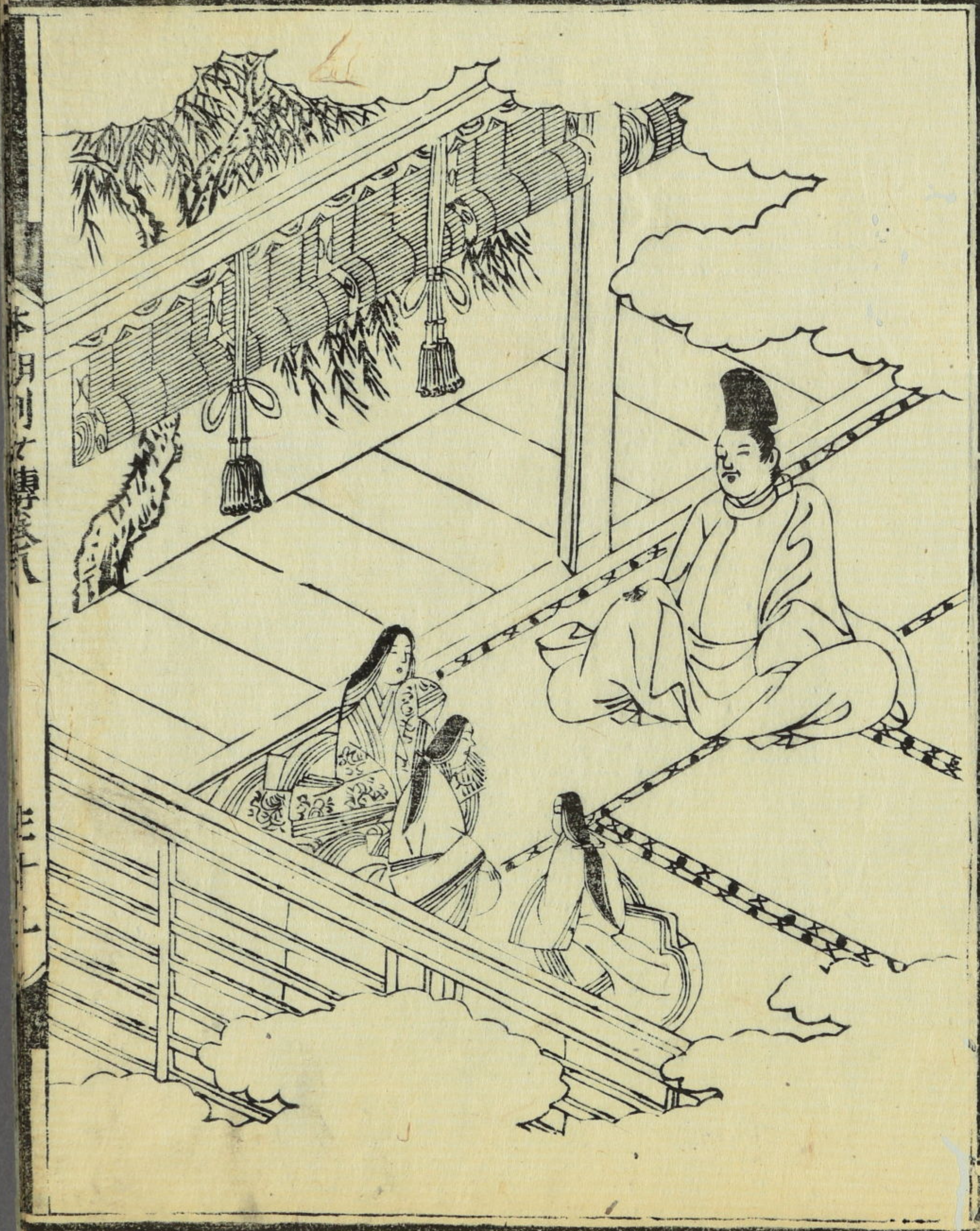
信實三女

辨內侍 少將內侍
藻壁門院 少將

信實朝臣法名寂西有三女。姊辨內侍次少將內侍
妹藻壁門院少將皆以和歌道而名于一時。後嵯峨
帝御幸之日辨內侍少將內侍候御車藤為氏卿亦
扈從焉。時櫻花一朵在花瓶為氏竊取之帝密見之
召辨私語曰為氏偷花汝連歌警之辨承命言下曰
白浪農之寄天折櫻哉。後漢自波賊古今集風吹波
興津白浪之歌皆曰盜賊
為氏聞之即曰知良志加家天曾爾父閉加里家留
帝大笑之眾舉稱焉少將內侍其才又拔群惜哉蚤
死辨內侍老衰而後自髡其髮道坂本北大木龜山

帝七月七日有和歌會於是賜品題於辨尼賦七夕
衣曰秋來毛露置袖農挾家禮半七夕津女爾何於
加佐麻志帝且憐且感有恩惠之詔藻壁門院少將
又才女也歌曰已之音爾津羅幾別農有土多爾思
毛不知鳥矢鳴羅咩定家卿甚賞此歌自走老筆騰
寫古今集贈之其後序曰國母仙院少將依為此道
之堪能不斷老眼之不堪書寫之云少將老後祝髮
卜居於法性寺古趾平親清女自東國到京師慕蘭
少將尼而問之時尼在持佛堂隔障子曰吁君問綻
紙為裳之老尼好斯道之志偉哉即余將接眉毛亦

信實三女



耻老尼之管鬪筐舉遂不逢厥後親清女欲飲香名
之意念尚未止時贈束脩通手示終爲倭歌之友

頌曰

寂西妹姊 才而且美 有歌驚人 既錄國史
 朋自遠來 幽齋不鄙 古謂才難 况又女子

本月初六日傳

平親清女

平親清第二女者未記其名當時以倭歌鳴世者也
不幸逢父之憂形貌孿孿憂心博博既喪畢詠倭歌
曰今日麻天母奈加羅布閉信士於毛比幾哉別信
麻麻農心奈利勢波權大納言為氏卿撰入此歌於
續拾遺集秦覽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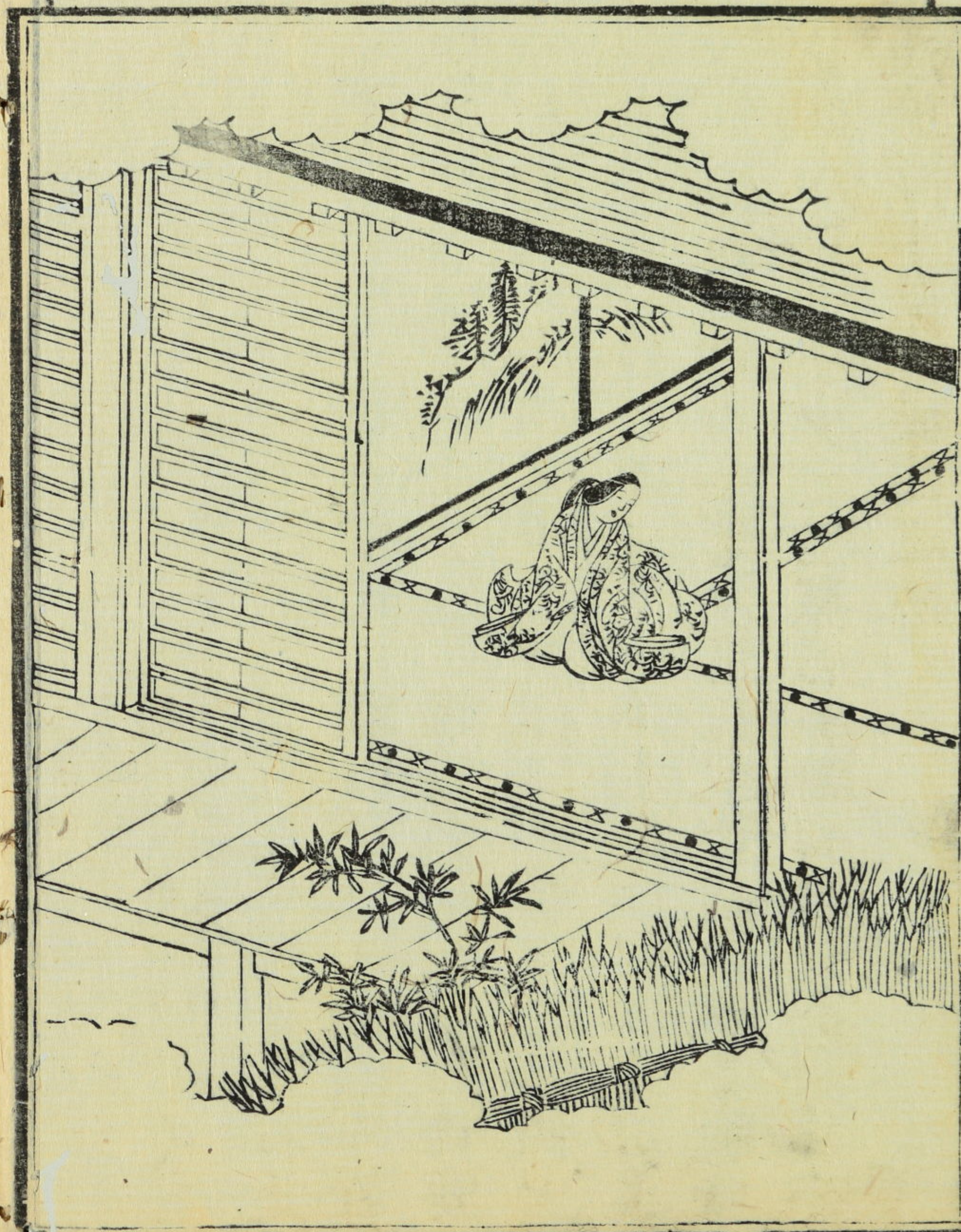
評曰詩傳曰按喪禮為父為君斬衰三年昔宰予
欲短喪夫子曰予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
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二年之愛於其
父母乎傳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
弦循今而樂作而曰先主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
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
切今而哀作而曰先主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
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也

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
謂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
肖者之所勉以是見之則親清女者似子
夏而存秉彝之心者也豈強而為之者乎

頌曰

平親清女 當時秀才 喪畢詠歌 性情不回
引而致禮 吁君子哉 行似子夏 幾有餘哀

平親清女



本朝列女傳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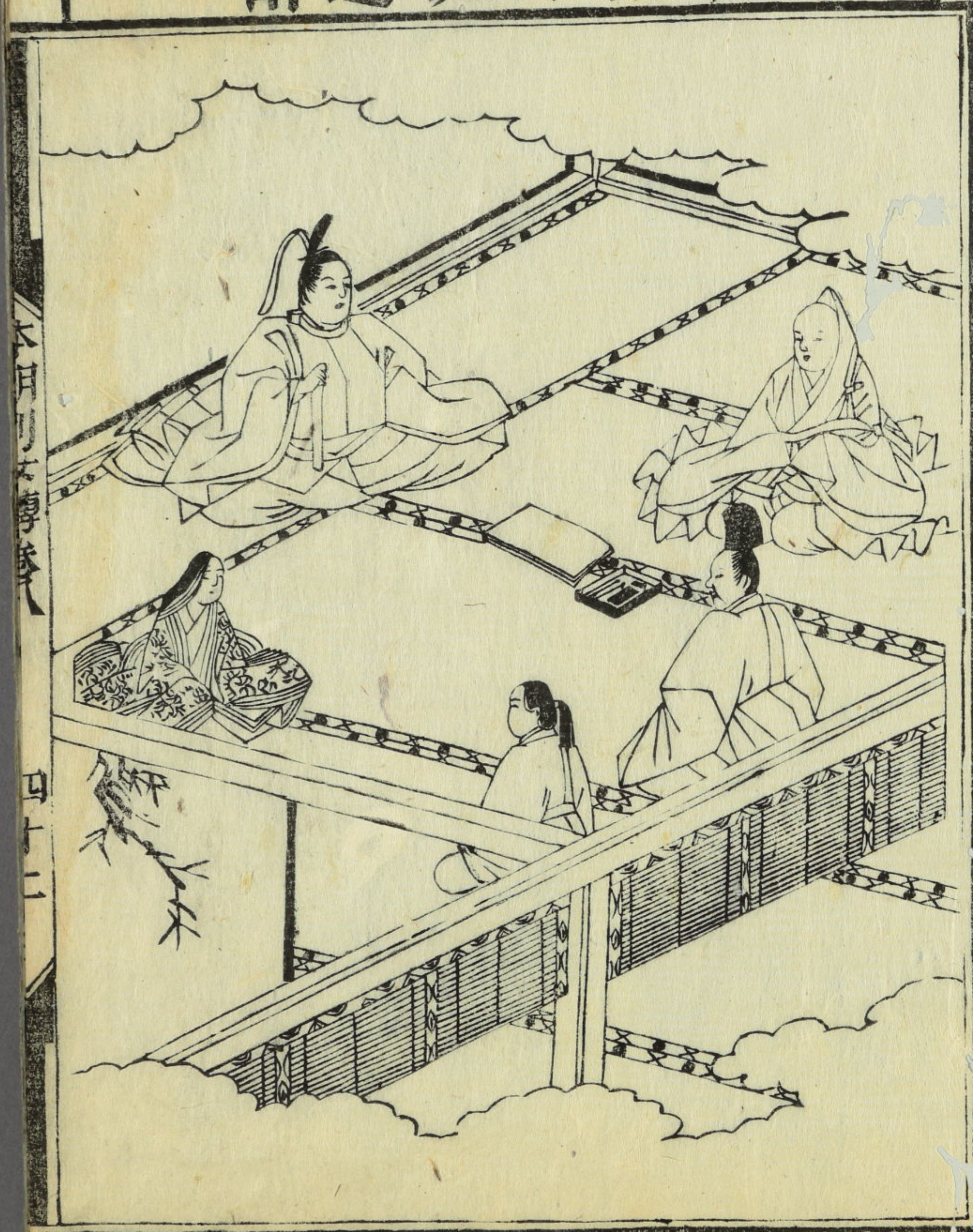
今出河院近衛

今出河院近衛者鷹司權中納言藤伊平女伊賴卿覺道上人實伊僧正等之妹也。兄弟皆秀于歌林。近衛九歲父賜題曰池氷兄之歌既成近衛見之又皆詠薄氷時近衛以為與人同詠薄氷尚不可有其興於是詠池汀厚氷父視之歡抃曰此厚氷之詠就中最秀逸也。此作者誰也不怠則益進而列歌仙班乎遂如父言自續古今集以來五代勅撰其歌多載時請仙洞恩偶不少。一生寡居不納聘禮又不筮仕終法華經十萬部讀誦之功。

本朝列女傳卷八

四

今出河院近衛



古今和歌集卷八

四十一

頌曰

伊平女子
藤氏氷厚

何人爭妍
謝家雪新

難兄難弟
道韞近衛

皆為歌仙
妙俱入神

古今和歌集卷八

四十一

祝成仲女

祝成仲女

祝部成仲女者善和歌當時之才女也成仲不幸喪其子不勝哀惋之至製倭歌一首賜一女子其歌曰諸共爾越麻信物遠死出之山又思人無身奈和世波女子攬涕詠吟曰君加多女伊登土命乃惜哉加加流曼目遠視勢信土思閉半父子共瀾然而涕下贈卷二首之歌見新拾遺集

頌曰

祝成仲女 豈稱美貌 其疾之憂 全身為孝
魯論一句 是則是倣 聖人雖去 又不乏教



